

寫與刻

一月三期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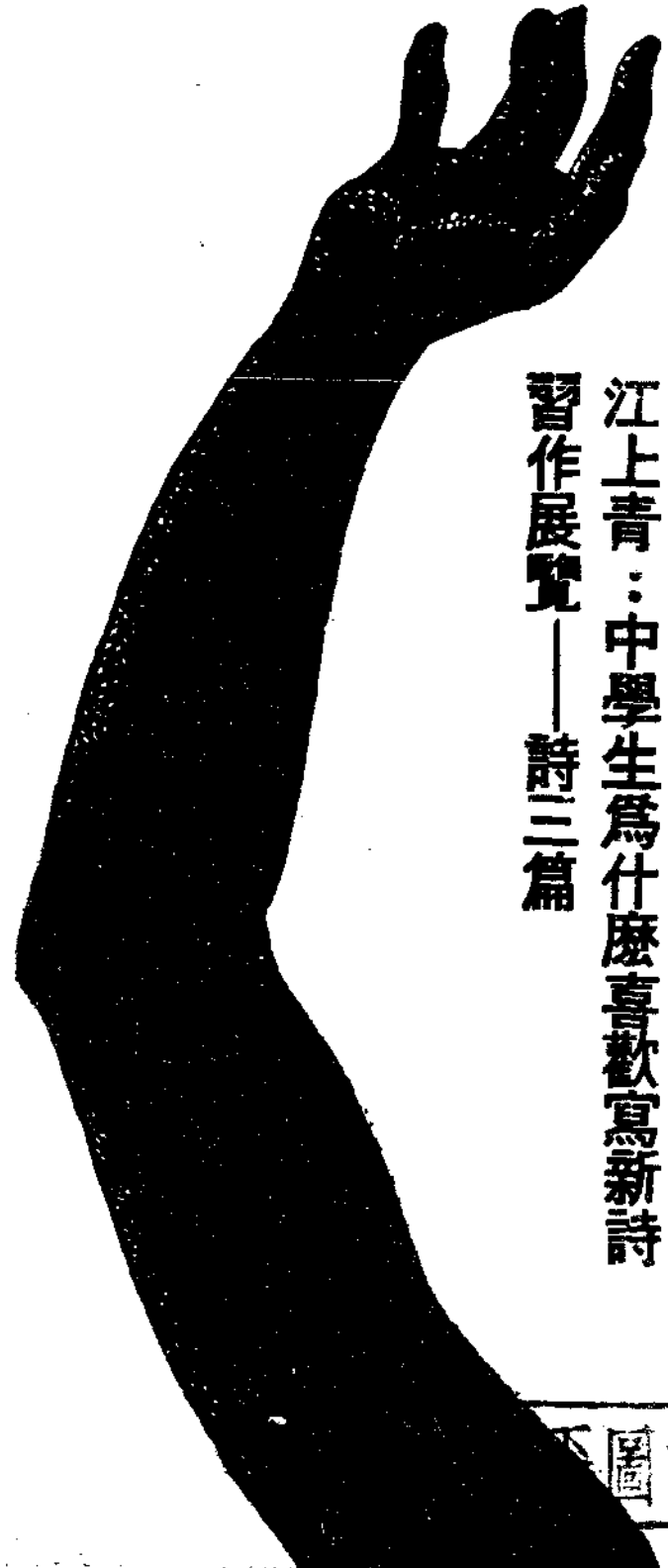
上海新書公司編輯

李守章：心與力（歷史小品）

予且：訓育主任（獨幕話劇）

江上青：中學生為什麼喜歡寫新詩

習作展覽——詩三篇



新書館

徵稿

本刊除歡迎性質相同之一切來稿外，茲擬從第三期起增刊「習作展覽」一欄，選登學生習作成績。彷彿其他刊物之青年園地；所不同者，本刊發表此項稿件時，必附具體說明，指出其特點好處，以供衆覽。此種說明倘能出於原作者之教師之手筆，自必更爲精到；故對由教師加評推薦之作，尤極歡迎！請參看底裏稿約。

本刊創刊號要目

於是：剪裁示例（技術講話）
江上青：讀音與辭性變化（文字研究）
顧民元：夜鶯歌（教材新製）
明圓：父親（鑑賞輔導）
于在春：習作的路（教學經驗談）
易希彥：一個人的夢（新刊小說）

本刊第二期要目

江樹峯：水滸傳的自然風景描寫
汪馥泉：「麼」的另一用法
顧民元：死魂靈
陳君涵：怎樣研究一個作家
王石城：描寫的手法
江上青：「的」「地」「底」
于在春：技術第一（教學理論）
楊汁：預言者（新刊創作）
蘇選生：給你一顆心（書報評論）

一個通俗的文字技術和語文教學研究的月刊

寫作與閱讀 一卷二期

二十六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訓育主任(獨幕話劇).....予 且(二六)

「錶」(鑑賞輔導).....明 圓(二〇)

中學生爲什麼喜歡寫新詩.....江上青(三三)

習作 霧天.....陳煥文(三三)

展覽 警備練習之夜.....袁瑞霖(三三)

博山片影.....郎益忠(三六)

胡適之先生底「誤用的例外」.....汪馥泉(三六)

水滸傳的自然風景描寫(下).....江樹峯(三〇)

構句的美.....石 城(三六)

心與力(歷史小品).....李守章(三六)

編後記.....在 春(三三)

訓育主任 (獨幕話劇)

予且

(訓育主任和他的夫人共坐在燈下。主任正在察看操行簿子，夫人在編織。)

主任 這個學生不除名，訓育主任真是不能做了。你看他平日的操行是怎樣的壞，這種人學校不能留他，萬不能留他。

夫人 學生也不是自己的孩子，你那裏管得了那些呢！能以過去，就讓他過去罷！況且這一學期，已經快要終了。讓他讀完也不要緊。

主任 我自從當訓育主任以來，就是只知有法，不知有人的。你看（他將操行簿送到他夫人的面前）他已經是八個小過。按照學校規則，九個小過就得開除。如今他記到第九個小過，是應該開除的。

夫人 那末你爲什麼不能開除他呢？

主任 就是因爲校長的一句話呀！他說開除的條子，先放在他那裏，慢悠悠出去，這不是有意留他嗎？我不管，只要有九個小過就得開除，這個法律，校長也不能隨意破壞。也許校長有別種用意呢？

主任 不能管他有什麼用意，除名是非辦到不可的。

（外面敲門，趙先生上。）（主任及其夫人起立迎之。）

趙 還沒有休息，天氣冷咧！學校最大缺點，就是不替教員家裏生一個火爐。

夫人 喲！我們那兒敢有那樣的大希望呵！

趙 這不能算是大希望，這是應該替教員們講的，教員沒有火爐，晚上只好早些睡覺，學生的考卷練習簿就怕改了。教員不改考卷練習簿，學生還能得着益處嗎？

夫人 （笑起來）趙先生說的有趣！

主任 學校中像這樣有趣的事，還多得很呢？好像有九個小過的學生，都不立刻開除，這豈不有趣。

趙 真的，錢慕誠不開除嗎？

主任 （失望的）校長的意思是暫時不貼開除的條告。

趙 不過他這第九個小過，記的是很滑稽的。

夫人 （奮興起來）爲什麼？

趙 你還不知道！

夫人 不知道。

趙 因爲他穿了棉袍上早操呵。

夫人

這並不滑稽。

趙

穿棉袍上早操，並不算什麼，叫他脫去棉袍的時候才發覺了他裏面並沒有穿衣服，赤裸裸地站在那裏發抖，結果就記了他一個小過，這便是第九個小過。（夫人哈哈地笑起來）他的記過都是與衆不同的，像第八個小過是因為厲行新生活運動的那一週，他無意的吐了一口痰。第七個小過是他被同學一推，無意的栽到一位先生身上。

夫人

這樣說來，是他的命運不好了，他的罪並不嚴重，他的罰却又是減不輕。

趙

這是憑我的記憶力，記得這後面的三個小過，以前的過，也許是同樣性質的。

主任

不能管他是什麼性質，九個小過就得開除。

趙

（笑）我看既是校長留下那開除的條告說慢些貼出去，我看你也不必再去追求罷！原是的，我剛纔也和他說過，學生也不是自己的孩子，那裏能管到那些。能以過去，就讓他過去。

夫人

主任

那怎麼成？一個放過去，兩個放過去，訓育的事就非常的難辦了。你不知道訓育的難處，又要公正，又要敏捷。（校工上）

校工

（遞一個條子給主任）校長請先生過去。

（主任與趙先生起立欲行）

主任

你坐一會兒，我去去就來。

趙 我以後再來罷！

（孫先生已來到門口，她是一位女教員。）

主任 孫先生，你要找我說話嗎？

孫 是！沒有什麼要緊的事。

趙 主任先生，剛纔校長叫人來請他去。

孫 （笑）我不知道，那我在這兒等一會兒，順便的和師母談談也好。

主任 趙先生也坐一會兒，陪陪孫先生罷！再會。

（孫與師母見，師母延兩先生坐。）

孫 （向趙）主任對錢慕誠的事怎麼樣？開除嗎？

趙 恐怕保不住，剛纔我和師母向他說了半天，他的意思一點沒有變更，他也有他的說法，九個小過就得開除。

孫 這事總得請師母替他幫點兒忙。

夫人 剛纔我也說過的，趙先生還在這裏。

孫 本來我也不應該來說的，因為這孩子的媽，面托過我許多次，請我照料他。那時他已經有五個小過了。恰巧那天下雨，他在路上滑了一交，哭着跑回家，等到他換衣服回來的時候，校中老早上課了。因為遲到，他便記了第六個小過。（大家笑起來。）

趙

這孩子也太不會料理自己了。

孫

第五個過尤其妙，他不知如何走到一位同學桌子面前過，那位同學桌上的硯台忽然掉下了地。地是水門汀的，結果那硯台就碎了。那位同學硬要叫他賠，他說他寧願記過不肯賠償的，結果他的第五個過就記成了。

趙

到底是不是他碰掉的！

孫

誰知道！這永久是個疑案！

夫人

說到第五個令我想起第四個和第三個來。記得他記第五個過的時候，訓育主任在家裏發過脾氣的。他說這個孩子真不行，剛纔記的兩個過還沒有出一個禮拜又犯事了。我問他為什麼事要記兩個過。他說在考算學的時候，他的卷子被隔壁一個同學搶去抄，本來應該兩個人一同開除的。校長說他是完全沒有串同舞弊的行爲，所以只記了兩個小過。

孫

這正是我要和師母說的，錢慕誠的一切完全是出於無心，好比他的遲到，他的考卷被人搶。學校是教育的機關，當然不能照法庭的那樣嚴。學生的錯誤，有待於改正，不在乎重罰他。師母要向主任先生說，成全了他吧。（師母不語，深深的嘆一口氣。）

趙

我看主任的意思是堅決的。

（背後有孩子的哭聲）

夫人 我的孩子醒了，我進去看看，兩位先生請坐一會兒。（下）

趙 這事恐怕是難以挽回。

孫 不能挽回，事體便不大好。孩子的父親是個很有錢的人。我們的校長還想他向學校捐一筆款項，如果，有相當機會的話，也許要請他做校董。

趙 校董，那就無怪乎要說出開除的條告慢慌貼出去的話了。

孫 這件事真是討厭的。要是開除，我怎樣對得起他的母親。

（李先生上。）

李 你們全在這兒，主任呢？

孫 校長請他說話，大概一會兒就會回來的。

（驚）校長請他說話？我來遲了！

趙 爲什麼？

李 下午我走校長室門前過，就聽見校長和一位先生在說話。校長很大的聲音說：「雖然九個小過，但是情有可原，無論如何，總得保留他。」我疑心和校長說話的是孫先生。（孫先生頗不安。）

孫 不是我。李先生，也許你會聽錯的。

李 也許是我聽錯。不過校長是這個意思，我想主任也就不必再堅決的開除他，所以我

李 趙

來打一個招呼，勸他一句。
恐怕不容易。

不容易，他犯的罪是輕微的。以後的事，我不知道，拿前三個過說，我覺得就很冤枉。他剛來的時候，恰巧他那一班學生因為算學先生，課講的不清楚，大家約齊了繳白卷。他因為初來就沒有繳白卷，可是做的一問都不對。雖然同是一個零分，他却招了人家的恨，大家異口同聲的冤賴他，硬說他是個首領。當然先生是不相信的。他們却很凶，簡直明說出來，如不記他一個過，對於算學教員的攻擊，決計不肯干休，結果我們這位主任先生，為息事甯人起見，記了他一個過。

還有一個過呢？

也妙得很。校中的規則是一律要穿制服，假使你的制服要是去洗滌或是縫補的話，一定要到主任處領一個證。

他沒有去領！

領到是領的，可是領來了就失去了。等到先生上課的時候，問他，他竟拿不出證明來。於是便按照了校章，凡是不穿制服而又無證明書的，記過。於是他的過便記成了。這一切的過，證明了這孩子是個可憐的孩子，他沒有錯，即使有錯，也是無心的。古語說：「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要是罰他，實在太說不

李 孫 李 孫 趙

李 趙 李 孫 李 孫 李 趙 李 孫

過去了。這孩子的頭腦，恐怕是不大靈敏。像這樣生理上有些欠缺的，學校應該補救他，成全他，不能因為他有欠缺，便剝奪了他在校讀書的權利！

我真不知道怎樣辦，他母親問我，我怎麼去回答她。

學校開除一兩個學生，本來不算一回事，可是主任爲了執行規則違反了校長的意思，終究不是一個好辦法的。我們總得要提醒他，總得要勸他。

我說了半天也不成。

也許和他夫人說會有效驗。

我們也說過的，她只是嘆氣。她說她也向主任說過，學生也不是自己的兒女，能過得去就讓他過去罷。但是主任却抱着一句話，叫「九個小過就得開除。」

主任夫人呢？

在裏面照料孩子！

孫先生，你還得向她說說。我看這條路還沒有斷。我們再去另想一個辦法。（他附着趙先生的耳，說了幾句，趙先生笑起來。）

你先說，說不成功，我們再來。（忽然想起來）你不是說校長還要向錢慕誠的父親捐一筆款項，有意請他做校董嗎，這話也不妨提一提。

向錢慕誠的父親捐錢？

趙 是！孫先生說的。

孫 不錯。

李 這事顯見得格外有希望（趙李同下）（幕閉）

第二場

（承如前）

（幕開時，孫先生坐着，主任夫人自內出。孫起立。）

夫人 對不起得很，太寂寞了。趙先生呢？

孫 他去了！

夫人 請坐。

孫 錢慕誠的事，總請師母說幾句。

夫人 我說過的。他的心始終轉不過來。我們還不知道校長叫他去，向他說些什麼。

孫 我想校長是有意留下這個孩子的。聽說校長還要向錢慕誠的父親捐一筆錢。

夫人 （驚）捐一筆錢。

孫 不單是捐錢，恐怕也許要請他做校董呢！

夫人 （驚）校董？那這個孩子現在是不好除名的。

孫 （笑）我請師母向主任說個人情留下來罷。留下來至少與學校是有利的。（夫人呆了）

半天。)(主任上。)

主任 (他藏着一臉的惡意。) 孫先生，假使你要是替錢慕誠來討人情，請你不必開口。理由是很簡單的。一九個小過就得開除。」

孫 難道沒有轉灣的餘地？

主任 一點都沒有的。因為這個法不是我立的。立這個法的時候，是不是附帶着一條說還有轉灣之餘地的呢？我不過是一個執行法律的人，執行法律的人，就得要公正，就得要迅速。所以這張開除的告白，無論如何，明早是要貼出去的。

孫 主任和校長也是這樣說嗎？

主任 自然是的。他不要我做訓育主任是可以的。但是既要我做了，還要叫我的意思跟他而改變，那是成不成的。我有我的權限，我權限以內的事，不能由他干涉。

孫 (怒而起立。) 主任，祝你晚安！(她失意的走出去。)

夫人 你也太任性了些。留下一個孩子，又算什麼！也值得你這樣看得重。

主任 我看重的不是人，是規則！我愛這個學校，我沒有方法不看重學校的規則。

夫人 規則固然要看得重，人也不可不看重的。好比孫先生，你就不應該拿那一番不客氣的態度對她。

主任 她顧着自己的利益，叫我做違反學校規則的事。便是看不起同事，不愛學校。

夫人 你怎麼知道她是顧着自己的利益？

主任 誰不知道她和錢慕誠的母親有點關係。

夫人 (冷笑) 孫先生不愛學校，難道校長也不愛學校嗎？

主任 他愛什麼。他的心中只有一件事，就是捐錢，捐錢，捐錢。

夫人 替學校籌款，總要算是愛學校的。

主任 愛學校的方法多着呢，捐錢是愛學校，守法也是愛學校。我不干涉他捐錢，他怎麼能干涉我——一個愛護學校規則的人？

夫人 (恨恨地) 你這個人……

主任 我這個人怎麼樣！怎麼樣！(越說越高)(台後有小兒哭聲)

夫人 我還要去看孩子，沒有功夫和你來做這些無用的辯論。(夫人下)

主任 (自語) 捐錢，也算是愛學校嗎？看在錢的面上，好，以後學生也不必來讀書，只要捐錢付學費，就送他一張文憑，豈不格外簡單！

(趙李二先生上)(主任負氣而立)

主任 李先生！假使你要是爲錢慕誠來說人情的，就請你不必開口。我的答語非常簡單，便是：「九個小過就得開除。」

李 (笑) 我是過來和你隨便談談的。

(周先生上)

主任 你是來替錢慕誠說人情的嗎？

周 (慢慢地) 九個小過，就得開除。這是法律，誰也不能改動他！

主任 你這句話就通了。

周 這句話的真實，確切，明瞭，就和「借債還錢」是一樣的。

趙李 (同聲) 對！(向主任) 這話也是通的。

主任 當然！

周 那麼你向我借的債，馬上就可以還我了。

主任 (髮軟弱) 誰說不還你，不過請你通融幾天罷了。

周 這話就通了！你也還知道「通融」兩個字嗎？趙先生李先生孫先生到你府上來，也並沒有說錢慕誠不應該開除，也不過請你「通融」一下而已。(主任沈思羞慚)

你知道你也有個困難的時候。誰沒有一個困難的時候，就是校長，他現在要想向錢慕誠的父親捐一筆款，怎樣好開除他的兒子。古語說得好：「識時務者為俊傑。」你該體會這層意思。

主任 在這個時候，這種情況之下，向我討債。你是個識時務的，是一個俊傑。但是遇着我這樣的一個人，我替你可惜！(三人默然)(校長匆匆上)

校長

(倉猝之間仍帶有鎮靜的笑容) 三位先生都在這兒，(至主任身傍) 如今我真是處於一個困難的境地了。錢慕誠的母親，在我那裏不肯走，她知道了開除的消息。她非得要我答應不出那開除的告白。你看，就答應了她罷！(主任不語) 這事真是困難的呀！

主任

(冷冷地) 我看這事一毫不困難。九個小過就得開除，是全體先生立的法。我不過是個司法而已。校長既是行政的首領，當然可以利用否決權推翻我們的成規。

校長

(陪笑) 現在我們不說那些。什麼否決權，那都是些騙人的話。我們還是商量着做。就是我有否決權，行使起來，總不大好，還是你說一句罷！

主任

(沈思半晌) 對不起，今天晚上我實在是昏了。我的頭痛！呀！我的頭痛！(假作痛苦狀)(校長實在無趣，很失望的走開)(主任恢復原狀)(周先生亦怒而離去)

李

你這種態度是不對的。校長來和你商議，總是他的一番好意，你不應該這樣的對付他。

主任

商議！他捐錢的事爲什麼又不和我們商議呢？

趙

他倒是和我說過一次，他已經寫信給了錢慕誠的父親，可是到現在還沒有回音。他本來是承認有否決權的，爲什麼不行使。假若我是他……

主任

(台後有足步聲，一個女人的聲音說「這樣大的一個學校，就不能容我的孩子嗎？」「我孩子也不是個惡人，不好，你們這個學校是幹什麼的，不是教人子弟學好的嗎？」)(校長和錢慕誠的母親同上)

錢母 誰是訓育主任？（他很凶猛）
主任 我！

（趙李兩先生站起來）

校長 讓我們說幾句話。（趙李鞠躬退）（錢母不等招呼便氣昂昂的坐了下來。）（校長向主任）這位便是錢慕誠的老太，他的母親。

錢母 這位便是你們的訓育主任嗎？
校長 是！

錢母 我的孩子爲什麼記了九個過？

校長 九個過，我想我們還得查一查，也許在記數的時候有錯誤。

主任 用不着查，我非常清楚，一點兒都不錯的。（他拿了簿子給校長。）

錢母 難道九個過記的都是不錯的。沒有一點冤枉？

校長 我們得再查一查。

主任 用不着，我是非常清楚的，我做訓育主任，自然是忠於我的職務，犯了規就得記過，九個小過就得開除。

錢母 開除，這樣的辦法不公平道。

校長 錢太太說不公平道。（他望着主任）

主任 太太，這是非常公道的，每個學生都守這種規則，這種規則是我們全體教職員定的。我是執行這種規則的人，枉法徇情的事，從來沒有做過。

錢 這全是你們的錯，我孩子沒有錯。

校長 錢太太的意思說我們有錯，當然我們也得反躬自省的考慮一下。

主任 沒有錯，我是十分明白的。太太，你說你孩子沒有錯，這話倒要重新請你考慮一下。

錢母 你們怎樣記他的過的？人家繳白卷，他不繳，反要記他的過。還有他丟了一張紙……

校長 (正在查看簿子)(驚訝的) 他丟了一張紙？

主任 他不穿制服，應該繳出證明書，他丟了證明書。

錢母 他丟了一張紙，又要記過。他的考卷被人家搶去了，又要記過。人家東西打碎了，他又記過。他在路上跌了一交，回家換衣服，又要記過。好了，丟了也要記，搶了也要記，跌了也要記，吐一口痰也要記，被人家推了也要記。就拿最近的事說，他穿了棉袍上操，他的短衣是在你校丟了的。你們教小孩子一絲不穿在冷風裏吹，你們到底處了什麼心！

主任 (氣的直抖)(向校長) 她到學校裏……，這樣，你……你也能容她嗎？那……那我們在此地是太沒有保障……

校長 (放了簿子)(溫和地) 太太！你別發脾氣，一切，我們都得考慮過。我們並沒有開除

他，不過他已滿了九個小過。我們還得要仔細查一查的。

錢母 (立起來) 開除，也得要說個理，這樣是不行的。(校長送之下，她十分忿怒)(主任氣憤的站在那裏，校長復上)

校長 你別氣！(主任的臉，掉了過去) 實在是沒有法子的事，尤其是女太太，便格外的難纏。我心裏滿想你把她敷衍走了的，所以我遞話給你：「我們得查一查，我們得反躬自省的考慮一下。」那知你全沒有注意。

主任 我們爲甚麼要敷衍她。只要是真的犯了規，九個小過，就得開除。

校長 開除和記過，本是以學校的幸福爲主的，假使記過開除有利於學校，當然就記過開除。萬一無利於學校，或是因記過開除反而有損於學校幸福，當然要有一個變通辦法。

主任 你爲甚麼不實行你的否決權呢？

校長 你爲甚麼老是不注意否決權？

主任 你常常提到怎麼會使我不注意。

校長 你好像是和我過不去！這開除的條告我是不能貼出去的。(他從櫃中取出開除的告白還給

主任)(主任歸之於地)

主任 我一切都以奉公守法爲前提，別的事我都不知道，萬一因奉公守法有觸犯校長的地方，我也沒有方法使他鑒原！

校長 你這簡直是反對我！（怒）

（主任夫人自內出，手上抱了小孩子）

夫人 校長什麼意思，你應該隨從，不要把事情看的太嚴重！

主任 我生就是這樣脾氣，合則留，不合則去！

校長 我再請你考慮考慮！

主任 用不着考慮的，我們不是沒有立法團體，我去將各位先生請來，問問他們的意見，假如我是錯，我當引咎辭職。假若我不錯，我們當然有個處置這事的方法。

夫人 你不能這樣的任性，我們應該服從校長的話。（主任急下）

校長 （冷笑）好！大家談談也未嘗不是好的辦法。

夫人 校長！你得原諒他，他是性情直率的人。

校長 我辦事也有不少年，看的人也很多，但是我從沒有看見這樣不肯轉灣的。

夫人 您總得原諒他，讓我來再勸勸他。（她看見那告白在地上，便拾了起來）（校長沒有注意）

校長 他，是不容易勸過來的。

（孩子哭起來）

夫人

他服務是很辛苦的，替學校做事也很忠心。他沒有別樣的活動，沒有能幫助他的朋友，他家裏也沒有錢。他所有的，只是我，還有這可憐的孩子。（她傷心起來）（校長不語沈思）（主任及趙孫李周同入）（主任夫人下）

主任

現在我請諸位來，沒有別的意思。校長也在這裏。校長諸位先生，甚至我的內人都沒有勸我不開除錢慕誠的意思。可是我一向是奉公守法的，並且我也覺得這一次我是全然沒有錯。我總不能因同事的勸告改變了我的初衷。現在我沒有別的意思，只要諸位認我是錯的，我好引咎辭職。不錯，也得替我想個辦法。

李

我個人的意見，以為這件事須得從長計議，主任先生不要將這事看的太嚴重。更不必提出辭職的話。

孫

學校中開除和留下一兩個學生，都不算什麼的。主任先生既對這件事感受到困難，我想可以交給校長，因為校長是我們的行政首領，他有否決權。

校長

（笑）請孫先生不要談到否決權！

趙

校長既不肯用否決權，可否用授權法，將這權授給我們。

主任

（怒）這是什麼話！

趙

（陪笑）因為這孩子實在是生理上有欠缺的。生理上有欠缺的，似乎不能以平常的方法處理。

主任 生理上有欠缺，最好是回家進醫院。

周 我的意思是大家不能鬧意氣，假設我們家裏鬧意氣，怎麼能夠對外。

校長 周先生的意見非常好，自己家裏意見必定要齊一。纔可以對外。對於這個問題，我想暫且將他擱置，到放假時再說罷！

主任 校長曾經說過的，我們賞罰第一要公正，第二要迅速。

校長 (怒) 這完全是和我過不去。

主任 合則留，不合則去，我的態度是不變的。

趙 我看我們還是以大家的意識決，將錢慕誠保留到放假的時候。

大衆 也好！

趙 主任先生！你儘管不變更你的主張，我們的辦法，可是要請你承認。

主任 我是始終不變的，至於誰去實行否決，我管不了。

趙 校長呢？

校長 就照這樣也行。

趙 那便成了議案，好在我們到會，已經超過法定人數。要有一個人記下來就成。

孫 (很喜悅地) 我來記下罷！(校役上，遞一信與校長)

校長 (欣然有喜色) 好，這正是錢慕誠父親來的信。幸而我們有了這個議案。(向大衆)他

要是捐給學校一筆款項，我們也對得過他。（他拆信讀，露失望之容。）怎麼？不捐！我們寫了那樣客氣的信，他還不捐！這是一件氣人的事。

周趙（同聲）怎麼？不捐，不肯捐嗎？真是越有錢，錢就越看得重。

校長（忽然轉變）（在地上尋開除的告白）那開除的告白呢？

（主任夫人自內出）

夫人 告白在此地，是我從地上拾起來的。

校長（笑）謝謝你，免了我的一重難關，我決計今天晚上就貼出去。

夫人（亦笑）那真是要謝謝校長了。

孫（她有點急）校長，那我們的議案，不能算是無效的。

校長 你難道忘記你說過校長是有否決權嗎？既有否決權，你們的議案，自然是被否決的。

周趙李（同聲）對！我們的校長是應該有否決權。

（幕閉）

（全劇完）

「錶」

明圓

偷了東西總會被發現，到「賊」這個字成了自己的名兒，多少總有點難爲情吧；誰願意做一個賊呢？

我有過一位同學是有名的賊，他已經學到代數了，然而學校生活給他的公民訓練還沒有改去他的壞脾氣；他好像老是不快活的，他瞧不起有錢的同學，爲了痛恨他們的闊綽，也瞧不起沒錢的同學，爲了厭惡他們的寒酸，所以他顯得非常孤獨；對於功課倒很肯努力，然而誰和他一樣努力，他便暗暗妒忌；因此，我覺得他是有許多離奇的想頭的。

他偷看我的日記，也偷看老師的分數單，鬼鬼祟祟地一個人留在自修室裏，或者潛入教員宿舍，似乎是他的嗜好；有人見他把閱報室的報，圖架上的書塞進自己口袋裏，也有人敢於斷言他曾把別人的新書蓋上自己的名章；一次，我偶然向大家炫示我有一塊洋錢是二百多年前墨西哥的鑄造品，後來我的這塊洋錢便不翼而飛了，大家都說拿去牠的除去這位有名的賊沒有別人。

如果偷東西真地成爲習慣了，這習慣是根據什麼造成的呢？笑話書上說到一位廚子在

自己家裏切肉時把一塊肉藏在懷裏，他的老婆怪他，他說，「我忘記了」；這位廚子的「忘記」由於習慣，他替別人切肉時總是緊緊記着自己家裏沒有肉；我想是毫無可疑的。私有財產制度的社會裏，孔子說的「患不均」的「不均」是普遍的現象；沒有不均，便沒有偷，更沒有偷的習慣；我想也是毫無可疑的。

我的那位同學兄弟很多，所以他得不到父母的鍾愛，家庭經濟狀況也不大好；因此自小便有怪僻的陰鬱，奇特的刻毒，他把攫取當作報復，而且認定偷東西並非壞事，在他倒可以說是自有道理的哩。

實際世界上的賊十有八九並不把習慣或嗜好作為偷的動機，而是因為飢，因為寒，因為生活的需求！賊，還有盜匪，都是可憐的人！他們對於教育的抗拒，也許由於教育不得法，根本的原因還是生活問題不能解決！古人主張富然後教，又說衣食足才能知廉恥，他們已經知道社會的經濟過程應受注意了。

說●這裡，我們曉得人與人之間發生的事情，常常和整個社會，和政治制度，和經濟狀況有着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一件事情做了文章的題材，為求對於文章理解得深切，讀者就必須認清和這事情發生關係的各方面。

譬如說，對於根本漠視失業恐慌的大動亂的讀者或作者，同情一個幾天沒有吃飯的扒手，而不責備他為什麼不去做工，是可能的嗎？不可能！再說，一位無知的君主因此也會

懷疑起來：沒有飯吃，吃些魚和肉不一樣行嗎？

現在我們讀蘇聯作家班台萊耶夫的《錶吧》！這本書的背景是革命後的俄國，故事極有趣，同時顯出無限的真實性；一個沉溺在賊的思想、賊的生活裏的流浪兒，怎樣終於變成一個爲公益服務的好孩子——是這本書的主題。

故●是這樣的：一個流浪兒叫彼蒂加的，因偷一塊蛋餅被發現，進了警察局；拘留時意外地從一個瘋了似的醉漢手裏弄到一隻金錶，於是他開始渴望自由，爲了好去賣出這隻錶得一筆錢來樂一樂；接着他被送到少年教養院，在那里雖有合宜的教管，他逃走的意思却沒打消；他把錶埋在院子裏，誰知第二天院子裏便堆滿木材，因爲想把錶拿出來逃走，夜裏搬運木材的勞碌使他害了一場大病。

病後，一位伙伴善意的照顧給了他好的影響，書籍也使他感到興味了；現在是院長怕木材不在棚屋裏過冬也會糟掉，發起合力搬運，於是參加勞動表彰了彼蒂加的能力，他得到繼續爲大家服務的機會；他有迫切地追求智識的必要，努力的結果，他不再是一個沒有正義感的孩子了。

冬天過去了，院子裏殘餘的木材燒完了，錶出來了，彼蒂加也儘可以自由出入，他却不再有逃走的念頭；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一個女孩子兜賣一根錶鍊，錶鍊對於他十分熟悉，知道女孩子正是可憐的醉漢的女兒，他把錶還給她了。故長就此終結。

流浪兒樂一樂的欲望，「……頂大的白麵包……豬油……可可茶……香腸……香烟……褲子，上衣……小衫……」……「……糖球……蘋果……」——這樣的欲望被什麼撲滅了？決不只是襖褲、長靴，麥屑飯、肉湯，也不只是約斐尋父記，還有工作！工作才是他的轉變最主要的契機！工作給他生活的理想，這樣使他愉快，他從此是一個有信仰的人，於是

他得救了。

中國一般舊小說描寫人物老是好的永遠好、壞的永遠壞，這是作者缺乏靈活的觀察的緣故；現在彼蒂加由壞而好是一種劇烈的轉變，寫來全然入情入理而外，作者還更用心更細的點染令我們驚佩。

偷蛋餅時，「不對那女人說一句求乞的話。安閒地，冷靜地，回轉身就走」顯出彼蒂加的倔強，嚴密；教押解他的警察受窘了，「他露着生氣的臉相，目不邪視地往前走，但心裏幾乎要笑出來」顯出他的伶俐；一度丟了貯錢的袋子，「然而他沒有哭。彼蒂加知道：眼淚，是女人的」顯出他的果敢；還在拿着錢逃走的計劃中，「他開心而且放肆起來。憂愁和苦惱已經不算什麼一回事了。」「他想着各式各樣的事，首先是自由。一想到自由的生活，連心也抖起來了」更顯出進取，不肯卑屈地俯伏的精神。

我們怎能對於具有這些好處的孩子不懷着較大的希望？縱然在彼蒂加壞着的時候，作者已經採拾礦苗一般地找出他的好處，並且暗示給我們了。

誠懇的局長，長厚的警察，循循善誘的院長，落落大方的伙伴黑孩子，和藹的衛生課魯陀爾夫，溫柔的女孩子那泰沙，……這些配角都有引人注意的神氣；更要緊的當然是永遠在鬧酒的醉漢庫兌耶爾，和怙惡不悛大概得遭淘汰的獨眼畢塔珂夫：這一對監牢裏的朋友道出了作者鄭重的警告。

精於結構的作者常常把驚異 (Surprise) 給讀者，好奇心和興會和滿意貫串起來便是作者操縱讀者的把柄；據我看，這本書裏的驚異是數不清的，就像峯迴路轉的奇景，譬如峨嵋山上的九十九道拐，不但引人入勝，而且令人不暇應接！

舉個例子吧：到教養院使得洗澡，舊衣服換下來，是要燒掉的，彼蒂加把錶藏在嘴裏；「衛生課」偏愛多話，這使他為難；水太熱了，喊不出來，終於熬不住，鑽下水去，吐出錶來，……衛生課伸手到水裏一摸，「這水，已經煮得一隻鷄了。」

後來他偷閒從盆底拿起「一個滑滑的圓東西」好不容易才放進嘴裏，水減少下去，他坐在空盆裏了；到新衣服穿上身一微笑的時候，衛生課問了：「你嘴裏有着什麼？什麼在那裏發亮？」

被逼着張開嘴唇，吐出來的竟是一個白銅塞子！衛生課詫異，他只好低聲說，「我餓得很。」偷看浴盆，錶在哪里？浴布下面！衛生課去拿浴布了，……他直挺挺倒在地板上，叫了起來，趁衛生課奔出門外拿亞摩尼亞精，他恰恰辦妥了拿起那錶擦乾了塞在嶄新

的公家的褲袋裏……

這本書裏有的是千百個驚異！尤其值得驚異的是沒有一個驚異不真實，沒有一個驚異不是入情入理的。

關於這本書的技巧少說幾句也無妨，她是這樣眉目清秀，言詞爽朗，易於接近！讀者儘可稱心遂意地去理解她，愛她，憑着自己的力量。

我們必須注意到：一個孩子的經歷和社會的發展平行、甚至切合，——使這本書的時代意義更深，文學價值更高！誰說文學不是社會的嫡親兒女：從父親取得生機，取得骨骼的規模、血肉的性質，於是有彷彿父親的小影的形容？被我們談論着的這本書可以說是社會的優美的產物，她具象地表現了社會。

這本書已由魯迅譯出，上海生活書店發行；附有亨克的插繪。譯者懷着「十歲的孩子們也可以看」的「野心」，所以譯得格外流利。「譯者的話」裏說到的不再轉述了，想到譯者在他第一篇創作狂人日記裏「救救孩子」的呼聲，比起譯者引用的日譯者的序言，似乎更加令我們感動！日譯者說：「……爲了新的孩子們，是一定要給他們新的作品，使他們向着變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斷地發榮滋長的。……」

救救孩子！

這本書得中譯者的努力並稍加註腳，已經成爲非常容易領悟的了，還有幾條沒註出的

讓我補上吧：

克拉拉，札德庚少年教養院的一克拉拉，札德庚（見中譯本第一二三面）本來是一位德國的女戰士的名和姓（Klara Zetkin）；要知道這位社會主義者的生平，請看商務版現代外國人名辭典一〇一七面；少年教養院這樣稱謂是爲了紀念她老人家。

中譯本三七面李甯（Lenin），託羅斯基（Trotski）這兩個人名大概是不必詮釋的了，那時託羅斯基還沒有被放逐。

五四面提到果戈理的鼻子，這一篇最饒諧趣的小說已由許遐譯出，在譯文創刊號發表；許遐和魯迅是一個人。

八〇面的「華來德」是彼蒂加的姓，二六面不是提到彼蒂加向院長告訴他的姓嗎？外國人的姓放在最後，和我們中國的習慣不同。

故事發生在李甯格勒（從前的彼得堡）。

中學生爲什麼喜歡寫新詩

江上青

「詩人」據說是值得人羨慕的。對於杜甫，李白，對於歌德，雪萊，以至對於瑪耶闊夫斯基，對於郭沫若，一般的人且不止於羨慕，而是帶着崇敬與擁戴，深深地崇敬與熱烈地擁戴的成分了。誰不要人崇敬，誰不要人擁戴，「詩人」却是一條捷徑，一條達到受人崇敬與擁戴的捷徑。於是我們常常發見一個中學生偶然得到了一些 Inspiration，或者得到了一些在他自己看來可以入詩的題材，就立刻寫成一首詩，不，湊成一首詩。這樣他自以爲就帶上了「詩人」的月桂冠，因此照例便會矜持起來。假如同學們用諷刺的語調跟着他喊「詩人」，他準會紅着臉說：「不要胡鬧」，可是他底心裏微笑了，得意地微笑了。因爲他憧憬着的「詩人」的頭銜，魂牽夢縈着的「詩人」的頭銜，現在畢竟落在自家頭上了。

這是對於中學生寫詩動機的功利看法。年青的純潔的中學生，大都並不怎樣熱衷於「詩人」的美名，他們大都還有着一些另外的理想。

「年青的男子誰個不善鍾情？妙齡的女郎誰個不善懷春？」少年維持的煩惱中這兩句名詩正道出年青人底心病。中學生的年齡真的已夠得上鍾情，也夠得上懷春了。他們看見蔚藍的天幕，嫩綠的柳條，陌上的繁花，堤邊的曲水，他們底情感受了挑動；她們聽到呢

喃的燕語，婉轉的鶯歌，颯颯的秋聲，潺潺的春雨，她們底情感也受了挑動。自然界逗着他們快樂，逗着他們感傷；自然界引着她們做夢，引着她們幻想。他們鍾情於一花一木，「良辰美景」又恰恰撥動她們懷春的絃子。是的，中學生的情感是年青的，年青人底情感對於自然界最容易引起反應，這種反應的根源當然不難指出。可是有時候中學生對於自然界底景色只取欣賞的態度，歌詠的態度。他們和他們慣喜歡把自然界所給予的印象，所給予的情緒，抒寫出一首新詩來。並且有時的確只單純地勾出自然界底輪廓，把接觸到的景緻素描一下。不過有些中學生却也取着「對秋花而流淚，見明月而感傷」的態度，這種態度雖近於「無病呻吟」，而青春病在作祟是無法一概抹煞的。所謂「非關病酒不是悲秋」，究竟爲的什麼呢？青年人慣會掩飾自己，但是我們必須指出：「這是少年維持的煩惱啊！」

可是中學生並不如一般人預料得那麼糟糕，竟有些更健全，更有意識的。這部分中學生具備着更高的理想，更遠大的理想。他們並不把自己終日限在狹隘的圈子裏，打着「醉眼朦朧」的謔語。他們要看得更多一些，要了解得更多一些；甚至他們已進一步地看到，而且也有相當地了解。他們接觸社會，接觸現實，他們看見一些黑暗的悲慘的，也聽到一些陰沉的痛苦的。窮困，流血，死和逃亡，抓緊了他們底心；罪與罰，剝削，屠殺，血腥的教訓，刺激了他們的神經。他們擴大了自己底理想，堅定了自己底意識，他們看到，也聽到，他們理想着，也意識着：人與人，戰爭與和平，民族的仇恨，民族的抗爭，由黑暗

到光明……他們從社會裏找到詩，從現實中找到詩，被壓抑的感情逼迫他們寫成嶄新的詩，怒吼的詩。這詩竟管幼稚，竟管不成熟，但的確「感慨係之」，並不「無的放矢」。這種從心坎深處迸出來的，從真感情裏發出來的詩，雖沒有經過一番提鍊，一番推敲，有時倒也還讀得上口，念得出力量。可惜這只是少數，只有少數中學生能夠這樣。

總之，無論是想做「詩人」，想描寫自然現象或社會現象，以至於想發抒個人青春的情緒，傳達自己愛慕的感情，中學生都慣取「新詩」的形式。「新詩」對於中學生，是被當作最容易表現的文字形式了。

譬如在習作的時候，除却命題是議論文而外，舉凡記敘，描寫，抒情一類題目，在中學生看來，都不妨湊成一首新詩。這種寫新詩的動機，可以說最普遍，也最無聊。我不打算將卑劣的心理加以寬容，中學生寫新詩的心理有時實在卑劣得近乎庸俗。他們爲着敷衍學分不得不參加習作，但是他們又爲着混時間却不得不找一個經濟的方法。三行，兩行，十個字，二十個字，他們最容易湊成功，而且湊成功的一篇，還可以美其名曰「新詩」，這是多麼便宜，多麼上算的事。至於什麼是詩？詩的本質是什麼，怎樣纔能構成一首成熟的新詩？他們却很模糊，或者簡直茫然。

我因此說，中學生所以喜歡寫新詩，與其說是由於想做「詩人」，由於有什麼感情想發抒發抒，不如說一般地是由於企圖偷懶，企圖敷衍習作的時間。真的，中學生將新詩看得

太容易寫了，這就是他們喜歡寫新詩的原因。說得誇張一點是原因的原因，而至少也是原因中最普遍的一種。

將新詩當做最容易寫的一種文字形式，不用說是對於新詩的誤解。這種誤解怎樣養成的，我們倒不能沒有清楚的概念。

談到這個問題，我覺得首先應該明瞭中學生會讀過些什麼樣的新詩。

丟掉課外閱讀，讓我們來單看選文。初中標準國文當然是被目前江蘇省各初級中學普遍地採用的國文的課本，那裏面所選的新詩就特別偏重於胡適。這種初期型的新詩，在形式上還不會脫掉舊詩的束縛，在內容上也還不會開拓出新穎的天地，只是一方面謳歌自然，一方面暴露現實。而謳歌的技巧又很少清新的，暴露的手法又常是拙劣的。中學生讀了這些新詩，直覺地便會對它輕視起來。

胡適底鴿子和四烈士塚上的沒字碑，恰好就代表了這兩種傾向。下面不妨引出來讀一讀：

雙溪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氣。

有一羣鴿子，在空中遊戲。

看他們三三兩兩，迴覆來往，夷猶如意。

忽地裏，翻身映日，白羽襯青天，鮮明無比。（鴿子）

第一句「雙溪天高」便脫胎於舊詩，「夷猶如意」用楚辭裏「君不行兮夷猶」的「夷猶」二字

來狀「如意」，顯得生硬而僻澀，「白羽襯青天」簡直是舊詩句法。一首短短的新詩裏，有這麼許多勉強處，因襲處，無怪「氣」「戲」「意」「比」韻腳雖押得非常整齊，而讀起來反覺機械，反覺有湊韻的痕迹。並且一點詩的旋律詩的節奏都沒有，於是音調也跟着不響而又不鏗鏘了。中學生讀到這樣的新詩，不但學不到任何新的表現技巧，甚至連胡適所要表現的那種「悠然」的境界也領略不到。只是對新詩種下了很深的誤解的根，這個根從此就很難拔起來了。

他們是誰？三個失敗的英雄，一個成功的好漢！

他們的武器：炸彈！炸彈！他們的精神：幹！幹！幹！

他們幹了些什麼？一彈使奸雄破膽！一彈把帝制推翻！

他們的武器：炸彈！炸彈！他們的精神：幹！幹！幹！

他們不肯咬文嚼字，他們不肯痛哭流涕，他們更不屑長吁短嘆！

他們的武器：炸彈！炸彈！他們的精神：幹！幹！幹！

他們用不着紀功碑，他們用不着墓誌銘：死文字替不了不死漢！

他們的紀念碑：炸彈！炸彈！他們的墓誌銘：幹！幹！幹！

「！」，驚歎號用得這樣多，也許這就其所謂力量，然而這種力量是硬給「！」撐起來的，從形式上却找不到內容裏所包含的那種血腥的鋼鐵的力量，那種慷慨悲歌殺身成仁的力量。「炸彈」，「炸彈」，「幹幹幹」，重複得實在令人膩煩，令人不耐。同時什麼「使奸雄

破胆」，「使帝帶走翻」，什麼「不肯痛哭流涕」，「不屑長吁短歎」，仍舊是陳腐的句調，俗語的句調，讀起來彷彿流行的小曲。即使把全詩統一起來，連接起來讀，也只是標語，而不是有力量的新詩。

另外在初中標準國文裏還選了一首趙念堂底初夏小曲：

豆角兒香，

麥索兒長。

響啾啾車兒風外揚。

青杏兒纒黃，

小鴨兒成雙，

雛燕語雕梁。

紅石榴花滿西窗，

黃鸝葵葉掃東牆。

泥金團扇涼，

香玉紫紗囊。

將佳節，慶端陽。

這也算新詩，真是天曉得。試看無論是內容裏所要托出來的境，或是形式上所用的「辭」「句」，都全出於詞曲。「將佳節，慶端陽」，也許是夫婦倆一道，也許是才子佳人在一塊兒，總只能說它是庸俗的題材。至於用辭如「青杏」，「雕梁」，「西窗」，「東牆」，「團扇」，「香玉」，「紗囊」之類；造句如「燕語雕梁」，「花滿西窗」，「葉掃東牆」，「泥金團扇涼」，「香玉紫紗囊」之類；令人讀過以後不由想起詞中情境，不由想起詞曲裏用膩了的辭頭，又不由想起「花褪殘紅青杏小」「團扇團扇，美人病來遮面」「今夜紗廚枕簟涼」「香囊暗解」一類的句子。特別是「東牆」二字所傳出來的情，所托出來的境，很可能地是宋玉

「東隣有女，窺臣已三年矣」和孟子「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的那股勁兒。當然初中學生並不見得就懂得很多，教師在講授時原不妨儘量少涉及一些舊詩詞中的情境，而單純地照字面嚼一遍。可惜有些字面壓根兒就太不現實，並且這首新詩假如抽去那種可能的想像，內容便會更顯得貧弱，情境便會更顯得淡然無味。不過這首詩音調倒還鏗鏘，原因當然由於每句都押七陽韻。但是，同時也正因為它每句押韻，把新詩的旋律與節奏的美破壞了。這種狹義的押韻，呆板地牽就腳韻，而絲毫不顧及貫串全詩的韻律，是新詩小曲化的病源。中學生千萬不能再被傳染，他們應該讀些清新，有力，題材現實而技巧熟練的新詩了。

選文的先生們也許硬是固執地不肯選更新一點的詩，但是老來這麼一套「小大脚」，中學生可真被害不淺。

中學生對新詩既有了誤解，既生了輕視的念頭，他們便以為寫新詩是最隨便而又最容易的事。於是，假如要描寫描寫自然風景，便可以取「鴿子」那一種形式；假如要發洩發洩胸中鬱悶，便可以取「四烈士冢上的沒字碑」那一種形式；假如再要藉描寫自然來抒寫愛慕的情緒，便可以依稀彷彿取「初夏小曲」那一種形式。雖然，胡適和趙念堂也各自有他獨到的地方，但是「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中學生的閱讀能力還不會充分發達，範文對於他們的影響實在太大，既叫他們認識新詩這種形式，就該選些清新或有力的，現在只取發育未全的初期作品給中學生讀，他們再畫葫蘆似地模仿起來，無怪乎「每况愈下」了。

寫新詩照理是勉強不來的，而中學生對於新詩有了輕視與誤解，就在習作的時候勉強地亂湊，湊出來的無論怎樣不像樣，都還要算牠是新詩。當然，不在習作時間裏寫出來的，偶然也會有內容形式較成熟的作品出現。但是，由於他們把新詩看得太容易了，太模糊太曖昧了，所以偶然畢竟還是偶然，普遍地仍是「東施效顰」，不值一顧。

我們現在要挽救中學生，要使中學生正確地認識詩的本質，要將中學生誤解新詩輕視新詩的念頭從根掘起，而且要訓練中學生獲得寫新詩的技巧；所以，我們應該一方面提供富於創造性的新詩作品，一方面還要闡明詩的本質，解述寫新詩的方法。

在過去，一般的人都以「詩」為不可思議的，觀念的，抽象的，它的本質是在不可捉摸的霧縹之中，曖昧漠然，無從識別。譬如有些人在看了一篇散文之後，常會說：「這文章倒很有詩意」；批評別人的繪畫也會說：「畫中有詩境」；或者有一個人偶然說了幾句話，大家就要贊歎着說：「話裏面頗含詩趣」；甚至批評人家的行動也可以說：「他底行為的確帶着詩的精神」。所請「詩意」，「詩趣」，「詩境」，「詩的精神」，到底是什麼？實在叫人莫明其妙。最奇怪的是有許多人將「詩」和「散文」生硬地對立起來：風光明媚的景色是詩，朝霧朦朧的景色是詩，月光斜照的景色是詩，而平坦的大路，熱鬧的街景，機械的建築便是散文。杭州是詩的，意大利底威尼斯是詩的，而上海和美國底紐約便是散文的。老子莊子的生涯是詩的，而孔子孟子的教訓便是散文的。戀愛是詩的，而結婚便是散

文的。佛寺，茅亭，竹輿，木橋，帆船，美酒是詩的，而高樓，大廈，輪渡，火車，工廠，機器便是散文的。這樣推下去，於是東方是詩的，而西歐便是散文的。精神生活本身是詩，而物質生活本身便是散文了。我們由這個觀點出發，徒然把「詩」披上了一件神祕的外衣，把詩的領域縮小得不能再縮小，結果只好領着人向牛角尖裏鑽，其實一切客觀現象所給予人們的情緒，感覺與想像都是詩，宇宙間，社會上，每個角落裏都存在着詩的題材。只要把美的情緒，美的感覺與美的想像用美的語言文字表現出來就都是好詩，成熟的詩。「人們並不是爲了土曜日而存在，是土曜日爲了人們而存在的。社會並不是爲了藝術家而存在，却是藝術家爲了社會的緣故纔存在的。」剛纔所說的美的情緒，美的感覺與美的想像，是詩的內容，我們要寫詩，一定要在現實社會中找它的內容。所謂美，所謂人對於美的觀念，是跟着社會生活的造化而變易的。過去的人認爲最美的女性是病態的，而現在却要說健壯的女性是最美的。有些人喜歡聽幽雅的音樂，另一些人却喜歡聽喧鬧的音樂。「曉風殘月」固然美，「驚濤駭浪」也還是美。浣紗的西施既被人稱做國色，而打鐵的工人又爲什麼不可以稱做雄姿呢？因此我們寫詩首先要關美的境界，那麼詩的題材纔不至於感到貧乏。情緒，感覺與想像，更是無疑地被決定於生活方式，因爲主觀意識就是客觀現實的反映。至於美的語言文字，那便是詩的形式，形式受內容決定，有了美的內容，美的形式構成的主要條件就已經成立。只要再從成熟作品中學習技巧，從自己常常試作新詩的過程中

學習手法，美的形式是不難達到的。

假如離開生活而專談靈感，中學生諸君真可以不必讀新詩，更不必寫新詩；詩人普希金自己就是矛盾的，他一面傾向「爲藝術的藝術」底理論，一面追求藝術的社會基礎。所以 he 雖然一面讓着——

也不是爲了生活底騷擾，

也不是爲了利慾與鬥爭，

我們是爲了靈感，

爲了甘美的辭句與祈禱而活着的！

但是一面却又叫道——

唉唉，無論看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都是鞭苔，什麼地方都是鐵，

法律底苛酷的恥辱，

束縛底無力的眼淚，

什麼地方都在偏見底濃霧中……

由此可知把詩過分神祕化了是不可能的事。杜甫在文學上的評價應該超過李白正因爲杜甫是現實的詩人之故。車勒芮綏夫司基說：「藝術，正確地說來是詩歌，使非常多的知識

擴張在讀者大眾之中……這是詩歌對於生活的偉大的意義。」又說：『藝術不僅是再現生活，並說明生活。那作品是常常『有着關於生活現象的判決底意義』的。』

讓我們再來讀讀下面的一首詩：

你詩人，天所選擇的人

永遠的真理底告知者呵！

不要相信沒有麵包的人

是不值得譜入你底預言底絃的！

不要以為人們完全死絕了，

在人們底靈魂裏神依然生存着！

……

把那天才委置於

擁抱着萬物的一愛」底感情。

中學生諸君現在應該明白了，詩歌是「最嚴格的藝術」，並不是容易寫的「叶韻的歌訣」。中學生過去所以喜歡寫新詩的原因，是由於誤解新詩，少讀新詩。今後必須認清：要寫新詩首先要去生活，要去接觸現實，要在日常生活中找詩的內容，要在活生生的現實中找詩的題材，並且要多多閱讀，多多學習寫作。這樣認真地將自己底生活建立起來，又認真地學習下去，纔能把握詩的本質，纔能寫出成熟的新詩。

習作展覽

「老實說，不能了解人家文章好處的人是自己寫不出好文章來的。現在，請大家先了解自己的文章的好處。爲的要藉這點了解使大家能練習寫好文章。」

霽天

陳煥文

「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江南初夏景物給這一「絕唱」道出了八九分。比較起周邦彥的「衣潤費爐烟」的名句來，這種正面的直接的描繪，自然更寄易給讀者喚起一個鮮明的印象。不過，舊詩總是「蘊藉」的，（這當然是它的好處。）它不能普遍的爲一切讀者効忠，僅僅能被少數的「解人」欣賞。非有絕豐美的想像力的，常常不容易從「家家雨」這些字面上看到一幅設色的圖畫，從「處處蛙」這些字面上聽到一種「鼓吹」的聲音。要是不仗恃想像力，那就除非有江南霽天的經驗。這種詩句彷彿只能喚起記憶，逗引想像，却很難明確的「再

現」一種境界。

這一首短詩是有着這「再現」一種境界的企圖的。似中還多少做到了一點。在前六行，想造成一種「低氣壓」。請自己玩味吧，看給完成的有多少。「靜靜的」，「默默的」，這都不是隨便採用的。「苔的綠」，是一種濕的綠，是初夏的「特色」。「蝸牛背」和「牆根」，是霉天的精神寄托在的地方，所以這後二句的構圖相當生動。後五行，似乎想突破那種「低氣壓」，但是，「一聲。濕漉漉的，一聲，一聲。」仍然一種沉悶，仍然一種乏味的單調 (Monotonousness)。再加上最後二句所完成的，「鮮明的」也是一種有突破作用的力量，這些力量的終於摧毀，確示了霉天的氣壓的沈重，悶煞人的沈重。——在春附說。

雨迷濛着，在苔的綠上，
沒有一點兒聲音。

簷角上綑着面蛛網，

靜靜的，挂滿了晶瑩。

苔的綠染上了蝸牛背；

那蝸牛默默的移近牆根。

在發霉了似的樹林裏，

布穀鳥忽然啼着。一聲。

濕漉漉的，一聲，一聲。

連那鮮明的石榴花，

這會兒也紅得悶煞人。

警備練習之夜

袁瑞霖

這首詩是顯然是用大力刻畫的。一種嚴肅的矜持，一種細密的鄭重，可以「矯枉過正」的告訴大家：新詩也不是胡亂可以雜湊成篇的。當然過度的矜持與鄭重也並不於工作有利。不過，對一個學習寫作的人，除了這個，就再沒有其他的「法寶」了。我們要從過度的矜持與鄭重得到習慣、得到由習慣養成的適當的矜持與鄭重。警備練習是年來青年訓練常有的的一個項目，這首詩的境界對於一般學校青年大概是很容易的。請根據自身的經驗來讀它、品評它吧。——在春附說。

這警號驚動了這料峭的春夜，
一把從夢鄉抓回了疲倦的心；
朦朧裏聽到了模糊的怪叫
像飢困的獅子急發着的狂吼
——猛然的吹起了悲涼的號。
這要不是坍下牆頭或是坍下天，
那兒來的這狂烈的暴亂！

魂靈跳出了夢鄉，
把恐怖拉成了緊張的長線。
怎記得昨晚衣襪的放處，
手只向黑暗的波紋亂攪。
誰還管那服裝是否整齊，
澎湃的血也抵當得寒氣。
且把樓梯踏出個驚人的慌張，
生命已逃出了危險的堵牆！

每個人綑着一張恐惶的臉皮，
心裏含着一萬個空虛的清醒，

博山片影

耶益忠

機警的辨清了那裏是去處；
再拖着個沉重的影子
朝無邊的黑夜亡命似奔去。

博山是山東的礦產區。怎樣保留帶回來的印象？——是每一個旅行者自己的問題。這首詩在許多考慮再三、然後攝取的照相中間最值得注意，因為詩底形式意外地保留了作者感到的博山生活底旋律；就大體說，技巧還夠圓熟。——玄玄附說。

博山有着漆黑的大地，
漆黑的大地母親妊娠了漆黑的子孫，
吃着黑的窩窩頭，喝着黑水，
呼吸着灰黑的空氣，
長大了在黑壓壓的炭坑裏，
手裏握着沉重的嘴鶴鋤，
劈着又堅又硬的炭壁，

為了一家人的生命，
從白天到黑夜，不敢休息！
打在眼上的是飛迸的煤屑，
冰冷的炭水漫過肚皮。
說不定是那一天，
(也許永沒有那樣的日子，)
打出一股水淹斃了俺們的性命，

打出一股火將俺們燒成了泥團，——
可是俺們全不管，
天大的災難敵不過一日三角子的工錢！
這裏從沒見過一次陽光，
（外面的太陽是方是圓？）
誰不想從陰森森的地獄裏跳出來，

記憶的窗裏露出了
鼓着肚的妻
和孩子們飢餓的臉。
就讓生命永遠埋葬在黑暗裏嗎？
一年、二年、三年……

胡適之先生底「誤用的例外」

汪馥泉

胡適之先生底國語文法概論，說石頭記第二十五回中「嬌娘身上生得單弱，事情又多，虧嬌娘好大精神，竟料理的周周全全，要是差一點兒的，早累的不知怎樣了」的「生得單弱」。（亞東圖書館出版重印乾隆壬子本，作「孱弱身子單弱」。）「『生得』的『得』明是誤用的『例外』」。理由有兩點：（一），「料理的周周全全」，「累的不知怎樣了」，俱作「的」，不作「得」；（二），「只見一個十五六歲的丫頭，生的倒也十分精細干淨」，「只見這人生的長容臉面，長挑身材」。（前一條見二十五回，後一條見二十四回。）（乾隆壬子本，前一條作「是個十五六的丫頭，生的倒甚齊整」，後一條作「只見這人生的容長臉面，長挑身材」。）俱作「生的」，不作「生得」。（見胡適文存卷三頁七〇至頁七六）

胡先生說「生得單弱」的「得」，是「誤用的例外」，未見得吧。試舉石頭記裏的「內證」。（上海人，硬用「得」，簡直沒有用「的」這回事。）

「因他生得嫵娜纖巧。」（亞東重印壬子本，第五回，頁三，首行。）

「比賈蓉生得還風流俊俏。」（九回頁九行十）

「生得美秀異常。」（十四回頁一四行二）

「長得好齊整模樣兒。」（十六回頁七行三一四）

「他姊妹兩個，一處長得這麼大。」（五十七回頁九末行）

「因薛姨媽看見那鮑烟生得端雅穩重。」（同上頁一八行五）

「薛蝌生得又好。」（同上頁一九首行）

「老太太那樣疼他，他又生得那樣。」（同上頁二六行六）

此外，如胡先生舉以爲例「嚇的這個調兒，還只管胡說」，作「嚇的」，但如「嚇得寶玉汗下如雨」（亞東重印壬子本五回頁三六行六一七）作「嚇得」，又如「嚇得襲人輩衆丫頭忙上來接住」（同上行七），作「嚇得」。

甚至於如胡先生以爲「沒有例外」的「別人拏他取笑，都使得」，作「使得」，但如「你只別嚷，你要怎樣着都使的」（同上十五回頁一三首行），偏發生「例外」，作「使的」。

胡先生其將何以解之？

（關於「得」與「的」，當別作長編。）

水滸傳的自然風景描寫

江樹峯

(六)關塞山林

我曾經語焉不詳地談到目下青年寫作的時尚，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情形要簡單地打個比語，只有鄉下姑娘好穿花花綠綠的絲綢衣服相類似，就是她們只注意到衣裳外表的美觀，而不經心於色彩與人物的調和，同穿出走在街上時的「脫俗」。你想：街上女學生一律穿上淺藍色的單袍，或在夏季穿上白衣黑裙，配上那活潑的姿態和娟秀的面龐，這情形，會給人一種愉悅，一種順適。這就是因為她們想在單純中表露出調和的自然美之故。

初讀文藝書籍，最易受到流弊的，要推描寫自然風景的模仿：在原作者，是有那個冗長的故事需要那麼細密的風景描寫，而在你統統只寫得出二三百字短文，却用上一半以上的段落耗於寫景，那便是拖沓，便是贅疣，便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了。如冰心在往事中寫月下山色，有着「今夜林中月下的青山，無可比擬！彷彿萬一，只能說是似娟娟的靜女，雖是照人麗豔，卻不飛揚妖冶，是低眉垂袖，瓔珞矜嚴。」的句子，更如廬隱在前塵中用「山崖疊嶂、聳翠的迴影，分明在碧波裏輕漾，激壯的松濤，正與澎湃的海浪遙相應

和，依稀是夕陽晚照中的千佛千景，還有一聲兩聲磬鈸的餘響，又像是靈隱深處的佛音。」來刻劃春山。她們兩人的作風，都可以說是「工筆山水」，她們筆下的好處乃在其細膩處，柔媚處。她們的心情是不平凡的，是一種典型的女詩人的懷抱，有着這種懷抱的，才能發抒出那樣的文章，我們一般的十多歲的男女青年，你們該有你們的世界，你們的思想情緒該與她們有着百分之百的不同。

而況，寫景是可以從多種角度去進行的，要將山中之草一木一人一屋都詳細無遺地寫出，在整個文章上是很少具有這種需要的。我們可以用顯微鏡照出一切細微，我們也可以用望遠鏡反映出一個「粗枝大葉」。我們且來看一看水滸傳上關於山色的「速寫」：

五台山色：忽一日，天氣暴暖，是二月間時令，離了僧房，信步踱出山門外立地，看着五台山，喝采一回，猛聽得山下叮叮噹噹的響聲順風吹上山來。（第三回）

芒碭山色：當下史進點起本部人馬，同朱武陳達楊春都披掛了，來辭宋江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路逕奔芒碭山來。三日之內，早望見那座山。史進嘆口氣，問朱武道：「這裏正不知何處是昔日漢高祖斬蛇起義之處！」朱武等三人也大家嘆口氣。

凌空着筆，讀來像是不着邊際，只感到一種輕鬆。嚴格說：這輕鬆便是文章的力量！魯智深是一個恢宏大度遼闊無邊的人物，你能叫他像神經質文人一般，沉迷於美麗的山色麼？作者只消以「喝采」來反襯，用「山下響聲」來點綴，便將五台山色寫盡了。寫芒碭

山用筆更奇突，這是不易學而非要學不可的；藉着好漢們「傷心懷古」的情緒來演出山色，不正面寫芒碭山，而芒碭山給讀者的印象却很深刻。有讀者會說我在誇張，但我們常聽懂書畫的人談「氣韻」，談「境界」，文字中如板橋聯句「一池春雨瓢兒菜，滿架秋風匾上茶。」，大體說來，這一種逢虛反實的寫法，其着重點即在於給人一種「境界」，更如賀方面的「間愁知幾許？一草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他拿三種實物來狀間愁，也是注重在給人一種「境界」，如前引芒碭山色的文字，逢實反虛，那好像便該是一種「氣韻」了吧！

水滸傳上對於山寨的正面描寫是累見不鮮，現在姑舉二例以瞻其一般罷。

梁山崩塞：林冲看岸上時，兩邊都是合抱的大樹，半山裏一座斷金亭子。再轉將過來，見座大關。關前擺着鎗刀劍戟，弓弩戈矛，四面都是插木砲石。……二人進得關來。兩邊夾道偏擺着隊伍旗號，又過了兩座關隘，方纔到寨門口。林冲看見四面高山，三關雄壯，團團圍定；中間裏鏡也似一片平地，可方三五百丈；靠着山口纔是正房，兩邊都是耳房。（第十回）

二龍山寶珠寺：看那三座關時，端的險峻，兩下高山環繞將來包住這座寺；山峯生得雄壯，中間只一條路上關來；三重關上擺着插木砲石，硬弩強弓，苦竹槍密密地攢着。過得三處關開，來到寶珠寺前看時，三座殿門，一段鏡面也似平地，週遭都是

木。欄。爲。城。

前引的梁山關塞，主要在道出久爲林冲所想望中的處所，是一個規模如何偉大的地方；後者乃欲述出累爲魯智深楊志攻打不下的二龍山；是一個如何險峻的去處。水滸傳的主題是強人生活，強盜窩當然應該出力描寫，此等正面文章，讀者儘夠細心領受了。

攔路打搶（剪徑），謀害人命，大樹林是最好的掩護物，故水滸傳上的大樹林描寫也佔着相當重要的地位。

赤松林：見前面一個大林，都是赤松樹。魯智深看了，道：「好座猛惡林子！」觀看之間，只見樹影裏一個人探頭探腦，望了一望。唾了一口唾。閃入去了。（第五回）

野豬林：攙着林冲，只得又挨了四五里路。看看正走不動了，早望見前面烟籠霧鎖，一座猛惡林子，有名喚做野豬林，此是東京去滄州路上第一個險峻去處。宋時，這座林子內，但有些冤讎的，使用些錢與公人，帶到這裏，不知結果了多少好漢。（第七回）

赤松林一段文字，極度透露出一「剪徑生活」的辛酸，史進鬼祟的態度活躍在低上。談到野豬林，作者先用力點出這林子的猛惡，次道林子以往的歷史，預爲擺佈一幅恐怖場面，使人心驚胆跳，不禁爲壯士林冲捏一把汗。

水滸傳中的山寨描寫，還有更全面地發展者在。在第三十一回中，宋江別了武松，後

來被燕順等捉去的「青風山」，其山色關塞的描寫，不得不謂之淋漓盡致：先用側面寫山色，「又自行了幾日，却早遠遠地望見前面一座高山，生得古怪，樹木稠密，心中歡喜，觀之不足；」後來又寫宋江慌張，如望東小路撞去，躡了絆脚索，嘍囉捉人，奪刀吹火把，廣義說來，這些都是山寨景物中的出色描繪；最後，「宋江在火光下看時，四下裏都是木柵，當中一座草廳，廳上放着三把虎皮交椅，後面有百十間草房。」把小規模的青風山寨絲毫未有遺漏地敷衍出來。

(七) 酒店

打一角酒，切一盤牛肉，有時更肥羊，嫩鷄，釀鵝，精肉整大盤地上，我們真的竟忘掉是在讀水滸，不知不覺之間好像嚙涎欲滴，一種古代人民愛好飲酒的風尚，和留一些銀兩便算完事的質樸生活，會勾起你一種無名的戀慕之感。

有人說：中國文人是與酒不能分離的，實際上，中國的好漢也與酒結不解緣。有人說：中國的詩關於酒的抒情是世界詩壇上最出色的，現在我講：中國小說的酒店也同樣不凡。如其不信，請看引文。

潯陽樓：看見那一派江景非常，觀之不足。正行到一座酒樓前過，仰面看時，傍邊豎着一根望桿，懸掛着一個青布酒旂子，上寫道：「潯陽江正庫」雕檐外一個牌額，上有蘇東坡大書「潯陽樓」三字。……宋江來到樓前，看時，只見門邊朱紅華表柱上

兩面白粉牌。……寫道：「世間無比酒，天下爲名樓。」……少時，一托盤托上樓來，一樽藍橋風月美酒，擺下菜蔬時新藥品按酒。……宋江看了，心中暗喜，自誇道：「這般整齊着饌，齊楚器皿，端的是好個江州！」（第二十八回）

這是何等富麗堂皇的大場面！有雕檐和朱紅華表柱，有名人題字，美酒具「藍橋風月」之稱，菓品以時新荐席，器皿又那般齊楚。處處作者在佈置一個闊綽的大酒樓。但在六十五回中寫到翠雲樓，「原來這座酒樓，名冠河北，號爲第一；上有三簷滴水，雕樑繡柱，極是造得好；樓上樓下，有百十處閣子，終朝鼓樂喧天，每日笙歌聒耳。」實在這酒樓比潯陽樓還不「孱頭」。水滸傳作者，由此等處看來，表現繁茂處並不見得較簡捷處差些。讀此段文，有「更上一層樓」的感觸。

城市中大酒樓已經看過，現在再看鎮集上的一個大酒店。

快活林酒店：早見了字路口一個大酒店，簷前立着望桿，上面掛着一個酒望子，寫着四個大字，道：「陽河風月」。轉過來看時，門前一帶綠油欄杆，插着兩把鎖金旗；每把上五個金字，寫道：「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一壁廂肉案，砧頭，操刀的家生；一壁廂蒸作饅頭燒柴的廚灶，去裏面一字兒擺着三隻大酒缸，半截埋在地裏，缸裏面各有着半大缸酒；正中間裝例着櫃身子，裏面坐着一個年紀小的婦人。以綠油欄杆對雕檐紅柱，以銷金旗對白粉牌，雖相類似，終有差別，這差別就是城市

和鎮集的差別，酒樓和酒店的差別。至於店門的景色，這在今日的我們仍然有親切感的，店門口就是廚灶家生，櫃台裏坐着老板娘，這一切到如今還是現實的。

「行了半日，已過嶺頭，早望見嶺腳邊一個酒店。背靠巔崖，門臨怪樹，前後都是草房，去那樹陰之下挑出一個酒旆兒來。」這揭揚嶺酒店是荒山酒店的典型，讀着怪樹巔崖已覺其可怕，再是草房陰樹，顯得格外陰森慘淡，無怪於這類酒店中有着賣人肉的勾當。另外再來瞧瞧臨水酒店，「正飢渴之際，早望見前面樹林側首一座傍水臨湖酒肆。戴宗鬆指間走到跟前，看時乾乾淨淨，有二十副座頭，盡是紅油桌凳，一帶都是檻窗。」此酒店雖然也是一個黑店，但梁山泊範圍太大，財力豐富，故爾技巧高明，將酒店打扮得雅緻非凡，所以客都大胆不疑有他了。

水滸傳中的村落小酒店，累見不鮮而又極其出色。中國舊詩詞中，常常拿酒旗來象徵酒店，如王安石的「背西風酒旗斜矗」，張昇的「烟外酒旗低亞」，都是蔥蘢着詩情畫意的名句，水滸傳襲取了這種寫法而充實之，就是他除去以酒旗作引端而外，更正面地詳寫出最引人注意的酒店外貌的特徵。

孟州東門外酒店：兩個解開衣襟，又行不到一里多路，來到一處，不村不郭，却早又望見一個酒旆兒，高挑出在樹林裏。走到林木叢中看時，却是一座賣村醪小酒店。

(第二十八回)

十字坡酒店：三個人奔過嶺來，只一望時，見遠遠地土坡下約有數間草屋，傍着溪邊柳樹上挑出個酒帘兒。……一直奔到十字坡邊看時，爲頭一株大樹，四五個人抱不交，上面都是枯藤纏著。看看抹過大樹邊，早望見一個酒店，門前窗檻邊坐着一個婦人，露出綠紗衫兒來，頭上黃烘烘的插着一頭釵環，鬢邊插着些野花。（第二十六回）

孔亮酒店：當日武行者一路買酒肉吃，只是敵不過寒威。……武行者下土岡子來，走得三五里路，早望見一個酒店，門前一道清溪，屋後都是巔山亂石，看那酒店時，却是一個村落小酒店。（第二十一回）

我大姪蟄君，在十三四歲時，即愛繪山水，有時題句亦頗朗朗上口，曾有一聯「野店落花深似雪，門前盡日無人過」，我當時看見了，頗驚其才具不凡，但常常懷疑，一個如此年青的學生，那裏會有上流詩句中的經驗，但他最愛讀水滸，嘗讀過十數遍，甚至能背誦其中名句，今寫此文，翻檢村落小酒店的資料，摘引如上，讀者諸君，一定也會發現這種經驗是從水滸傳中得來的。由此可見，生活體驗固然是要緊的，但書中活生生的描寫，有時真達到生活再現的程度，儘足以補足那些生活經驗缺乏的作者了。我們在讀完了三段村落小酒店的行文以後，一壁頌着那詩句，一壁再想像一下那種情景，真夠揣摩一番。

中國舊詩詞中的酒店，只是那麼「輕描淡寫」的一套，而水滸傳中的酒店突破這種羈

絆，他在寫酒店時仔細指示出它們之間的差別來，換句話說：他充分描寫了酒店的個別特點。他筆下的酒店有城市大酒樓，鎮集大酒店，山邊酒店，臨水酒店，村落小酒店，甚而至於他寫潯陽樓與翠雲樓兩大酒樓時，都令人感到潯陽樓是在江南水路商埠的九江，而翠雲樓則在北地旱路都會的大名，這些處所，不得不佩服作者有傳神之妙了。

(八)村鎮街市

杜樊川詠金陵詩中的「水村山郭酒旗風」，這水村，究竟是個如何模樣？諸位怕不會嘗識過罷。可是水滸上的「軍師」吳用却會到過，並且充分領略了它的景色。

石碣水村：吳學究……來到石碣村中，逕投阮小二家來，來到門前，看時，只見枯椿上纜着數隻小漁船，疎籬外晒着一張破魚網，倚山傍水，約有十數間草房。(第十四回)

作者非僅以枯椿破網，疎籬草屋來直接誼染水村的外形，並且還拿阮氏弟兄的服裝打扮來間接點綴水村的景色。如作者敘阮小二「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舊衣服，赤着雙脚」，那阮小七則「頭戴一頂遮日黑箬笠，身上穿着棋子布背心，腰繫着一條生布裙」，而阮小五則「斜戴着一頂破頭巾，鬢邊插朵石榴花，披着一領舊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鬱鬱一個豹子來，裏面匾扎起褲子，上面鬥着一條間道棋子布手巾。」充分表示作者生活之豐富，觀察之細密。並且在寫這阮氏弟兄三人的打扮時，又極其用心地出入以「錯綜之美」。

水滸傳中最習見的還有一般村鎮的描寫。但是我們假如稍加細心地研讀之下，則發現村鎮雖多，仍然各異其致。姑舉二例，聊見一般。

雖瓦官寺以後的村鎮：二人廝趕着行了一夜。天色微明，兩個遠遠地望見一簇人家，

看來是個村鎮。兩個投那村鎮上來。獨木橋邊一個小小酒店，智深史進來到村中酒店內，一面喫酒，一面叫酒保買些肉來，借些米來，打火做飯。（第五回）

五台山下市鎮：出得那「五台福地」的牌樓來看時，原來却是一個市井，約有五七百人家。智深看那市鎮上時，也有賣肉的，也有賣菜的，也有酒店，也有麵店。（第三回）

這兩個鎮，顯然前者是小村鎮，後者是大鎮市。何以見得呢？作者以買吃物東西之便利與否來斷定。前面酒店中無現貨，可見客人甚少，即來客人亦非「闊客」可知，其地荒僻，人烟較少，此等事實俱可入讀者想像之中。而後面這市鎮，大約因五台山而發達，人口既多，貿易亦繁，後來魯智深在大酒店中因他是和尚被拒絕之後，入街尾酒店中尚且痛吃狗肉，喝大碗酒。這種寫法，實在是最合情理的：你想，在行了好多路之後，飢渴得非常，好不容易巴到一個鎮市，則希望這鎮市能供給吃物東西之殷切至為明顯。同時一個鎮市上的大部份生意也都集中在吃食店裏，我們只要稍微深入過內地，都會領受過那種傍晚以後無客人住腳的鎮市，「一個磚頭打不到人」的淒涼情象，會從那裏更堅決地判斷作者手筆之高強。

談到街坊，當以潘金蓮閻婆媳與潘巧雲故事的產地鄆城和薊州街坊，在一般想像之中爲寫得最細，然而在細細翻檢之下，則發現作者從未用正面手筆來接觸街坊。作者拿王婆茶坊，武大餅担，喬鄆哥梨籃，西門大官人的參藥鋪，無形中繪出鄆城街坊來。拿破落戶攔住楊雄去路，石秀與楊雄丈人開肉鋪，曹糕粥的王公跟「小猴子」出來趕早市，却發現了裴如海屍身等事件，旁敲側擊地畫出一個薊州城來。無論是誰，只要他曾經讀過水滸的，好像一個鄆城薊州的模樣，真的有着「成竹在胸」一般。旁面寫景，因爲他更同生活黏貼在一處之故，給人印象往往更深。

燈市描寫，在水滸傳中是另闢一格的，它表現之優秀，全在其雜沓繁複處，透露出的熱鬧景象。

大名燈市：這北京大名府是河北頭一個大郡；衝要處都有諸路買賣，雲屯霧集，只聽放燈，都來趕趁。在城坊隅巷陌該管廂官每日點視，只得裝扮社火，豪富之家催促懸掛花燈。……家家門前紮起燈棚，都要養掛好燈，巧樣烟火；戶內縛起小棚，擺五色屏風炮燈，四邊都掛名人書畫并奇異骨董玩器之物；……大名府留守司州橋邊一座鰲山，上面盤紅黃大龍兩條，每片鱗甲上點燈一盞，口噴淨水。……（第六十五回）

真夠熱鬧，讀此段文，如遊燈市，而當時大名府的富裕亦可從中看出，所謂「花市燈

如畫」，所謂「里無居人」，方能況大名城內元宵那天的盛況。青風寨的燈市也是很精彩的，爲避免重覆計，引文只好免了。

(九)莊院及火景

莊院在中古時代社會經濟上佔着很重要的部位，而水滸傳上的莊院，其規模最大者，當推祝家莊。其餘莊院的描寫，舉其一便足概其餘了。

祝家莊：原來祝家莊又蓋得好；占着這座獨龍山崗，四下一遭闊港；那莊正造在岡上，有三層城牆，都是頑石壘砌的，約高二丈；前後兩重莊門，兩條吊橋；牆裏四邊都是窩鋪，四下裏遍插着槍刀兵器，門樓上排着戰鼓銅鑼。(第四十六回)

這種雄偉氣概，由作者照顧頗周到的描寫完全透露出來，使現在研究中古經濟生活的人，還可以獲得真憑實據，這種寶藏不能不說是全由作者的手筆所賜與的。一幅頗爲具體的莊院圖畫呈現在讀者眼前，山岡闊港，城牆吊橋，門樓兵器，作者未嘗遺漏了一點，根據這段文字作幅畫，不添加什麼，竟成毫無問題的事了。

柴大官人莊院：林冲……走了二三里，果然見座大石橋，過得橋來，一條平坦大路，早望見綠柳陰中顯出那座莊院。四下一週遭一條闊河，兩岸邊都是垂陽大樹，樹陰中一遭粉牆。轉灣來到莊前，那條闊板橋上坐着四五個莊客，都在那裏乘涼。(第

橋，大樹，粉牆，莊客，這種順序排列得極其自然，如史進莊院，李應莊院，差不多都是大同小異的寫來，讀者儘可自去領略。

還有一種最特殊的景色，其實說它景色未免太殘忍，那就是強人最必須的生活之一面，放火時的火景。這種頗出色的描寫，是在任何其他文學書籍中所難找到的。現在先舉一個例子。

瓦官寺之火：兩個各背包裹，竈前縛了兩個火把，撥開火爐，火上點着，焰騰騰的，先燒着後面小屋；燒到門前，再縛幾個火把，直來佛殿下後簷點着燒起來，湊巧風緊，刮刮雜雜地火起，竟天价火起來。（第五四）

草料場之火，祝家店之火，顯然都沒有此段交代的清楚，故舉此文以概其餘。先敘怎樣着火，後敘火光燭天。水滸傳作者談到火，必用「刮刮雜雜」四字以狀其聲，必襯「風緊」以助其勢，必拿「天大」以誇張其威力。凡此，只要我們曾經親眼目睹過大火場的，一定要稱贊他筆下的真摯。

翠雲樓之火，則似與前舉諸段文字大不相類。前舉諸段所燒的對象僅爲荒寺草場小店，而翠雲樓則大名城裏均一起有火，故其場面是較大的。同時翠雲樓之火更纏挾以軍馬衝突，元宵燈景，故必須以更熱烘之手法來渲染，始能透露其真相。作者先用鰲山放火做起頭，「四下裏十數處火光亘天，四方不辨。」次敘西南北東四門，但是「火光明亮，軍

馬不知其數。」更以「火把齊明」，「鑼敲亂鳴」等事實來雜湊成這一熱鬧非凡的景色。細讀通篇，覺其文字隨着他的故事發展而具備了頗細密的組織。

(十) 時序

近人寫文，在提到時間天色，季節氣候之時，恆帶着一種「義務描寫」的色調，即他爲着文章條件所限，不得不如此一提，其勉強生硬，與下文不聯係已成通病。講到這一方面，水滸傳的成就比任何文學名著都來到大，爲此，故特闢一節，以專談水滸中敘時序的好處。

第一是自然真實：「不覺中秋節至，是日晴明得好」。史進準備好了請朱武陳達楊春三人赴宴，如此預爲敘述這般天色，非常自然。李逵投百丈村的路上：「約行了十數里，天色漸漸微明，去那露草之中，趕出一隻白兔兒來……只見前面有五十來株大樹叢雜，時值新秋，葉兒正紅」。天色微明，白兔驚走，才能辨別得出，這是一種真實，用葉兒點出新秋，這是自然，愈自然乃愈真實，愈真實乃愈自然，這是相互爲因果的。

第二是描寫時序時同生活敘述聯繫得很密切：「正是六月初四日時節，天氣未及晌午，一輪紅日當天，沒半點雲彩，其實十分大熱，當日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嶇小徑，南山北嶺，却豎着那十一個軍漢。」作者一壁說天熱，一壁透出行路人的苦處，先爲飲酒醉倒，智取生辰綱埋下張本。「月明下，使幾回棒，打了幾個輪頭；仰面看天時，約莫三更時分。」

月下舞棒，稍息看天，俱在「可能」之中，作者用心，主要在提到「三更」，却藉「使棒」寫出，亦是示生活與時序「不可分」。

第三是細膩優美：拿「炎暑未消，金風乍起」來寫「七月間天氣」，「荏苒光陰，早過了一月以上。炎威漸退，玉露生涼；金風去暑，已及新秋」，一讀之下，這便像八九月間天氣。十月天氣只用「日正短，轉眼便晚了」數字來寫便夠了，十一月便是「天氣好生嚴寒，當日武行者一路上買酒肉吃，只是敵不過寒威」。在武松故事當中，很有次序地配備了半年光景的天氣，我們在驚難其細心之餘，不能不對作者深致敬意，原來他的文字這般有組織，而常為人忽視。至於文字優美猶其餘事，如「其時正是仲冬天氣，連日大風，天地變色，馬蹄凍合，鐵甲如冰」，這還有人會說這是屬於中國舊型文字（六朝佛經體）的美，至如「時遇冬盡，無雨即雪，路上好生艱難」，讀起來，音節調和，表現真實，在遭逢到這種境界時，更覺其滋味無窮，有許多人主張文章要背誦，如此等語體文，庶幾值得叫學生背誦，恐怕學生也很願意背誦，因為無一字浪費，暢達流利，達於造詣之最高峯了。

第四是很講究修辭：水滸傳中最常用的有一種句子，即「看看天色晚來」與「看看天色晚了」，我說：此兩句句法為最值得學的，首先這種句子的簡捷清楚，幾於在西洋著作中一輩子也尋不着。「看看」二字表現了「看着漸漸地」的意思，而「晚來」與「晚了」，細細揣摩，

亦有分別，並且分別很大。現代讀歐洲文字，常佩服其文法之精密，即以動詞之「時間變化」一項而論，為中國文年無法達到者。其實，中文缺陷固多，善用亦可稍稍彌補，即以「晚來」而講，它表示曾經在晚了，而現在則仍在晚的過程中，並此晚的過程將略延長至未來，即所謂 *Past Fecl Progressive* 者是；而「晚」則僅表示過去會晚，現在已晚到「真晚」的階段，即「晚」這一動作已告一結束，此又非 *Past Part* 而何。在這兩句當中，無限「暮色蒼茫，炊烟四起，夕陽在山，人影扑地」的詞句均為之一掃而空，包含蘊蓄，此非妄語，請你想想：「看看」二字具有何等力量，它統轄了多少境界，水滸傳中，最值得取法處，無過於此了。

（十一）結論

假如說近代西洋寫實小說中的風景描寫，可比於繪圖上的靜物和雕刻上的塑像，則水滸傳的風景描寫却像速寫和浮雕；西洋作品中的優點在其詳盡無遺，象徵刻骨，而水滸中的好處乃在其簡單清楚，明白有力。初學寫作的人，學西洋作風學得不好，便是一「拖泥帶水」，如做傲水滸，雖不得其傳神妙法，然可以令人讀得懂他在講些什麼。

綏拉菲摸維支在鉄流上寫荒野，福樓拜在波華荔夫人傳上寫的法國內地省份的路上景色，都是非凡的大手筆，然而你要有那種愛好文學的興趣，才能耐心讀下去。因為普通人讀書都是讀故事，想看看這裏面有什麼「好玩」，有什麼希奇古怪，老實說：寫作者所把

握的主題也是「故事本身」，即一部份社會生活之反映，所以要自然風景描寫者，亦不過是背景的陪襯而已。你想想辛克來在煤油上花去第一大章篇幅在寫山間公路上駕駛汽車的細微末節，這種地方，在我們中國讀者看來，真是異常不適口味。

水滸傳的自然風景描寫並不是絲毫沒有缺陷的，那種缺陷，是較輕於它的優美的。我們應當誠實地學習那些優美，藉西洋文學所提供的助力，更進一步發揚它的光輝，這是我們的責任！

構句的美

石城

一、引言

文章的描寫，我在「描寫的手法」裏面已簡單地說過了。現在更進一步研究「構句的美」。

選詞造句如在使人理解，只須將意思的輪廓，平實地裝成語言的定形，便可了事。但是好的文藝作品，除使人理解外，還要使人深深地感覺，要使人深深地感覺，必須注重語言的形體，詞句的聲音等。同時又使語言的意義，帶有直觀性具體性。每個說及的事物，都像作者感覺過似的，帶有作者的體驗性，而能在讀者的心裏喚起了一定的具體的印象。

初學寫作的人們，對於選詞造句，採用古的今的，中的外的，文的白的，粗的細的，生的熟的，難的易的，繁的簡的，沒有一個相當的標準，欲求文章的明通，表現得有力，是不可能的。因為詞句是說明事物的動作，情態，性質，或種類，用以表達思想一個完全的意思的積句成章，句是文章的意義的獨立單位。所以詞句的修飾，不能不注重啊。

二、內容修整的美

爲求文章寫得美妙而有力，遇必要時，在可能範圍內，得許在句子的原觀念上附加同一情趣的新觀念，使所表現的原觀念更明瞭。換句話說，就是描寫的對象與另外的事物有了類似點，構句時就用那另外的事物來比擬這對象。這種句子的組織，往往用「好像」「如同」「彷彿」「一樣」或「猶」「若」「如」「似」等詞來結合彼此關係。例如：

母親的嗚咽像紅海上的夜樂一樣的悲切。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小學生遇見老師，怕得如老鼠見了貓兒一般。

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紅活圓實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開裂是像松樹皮了。

這類的句子，往往用較熟悉較具體的事物作比，使人對於原觀念格外看得真切。又常常用眼前的事物作比，使眼前的兩件事物格外密切。如：

微風已經停止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銅絲。一絲發抖的聲音，在空氣中愈顯愈細，細到沒有，周圍便是死一般靜。

糠和米本是相依倚，却遭簸揚作兩處飛，一賤與一貴，好似奴家與夫婿，終無見期。丈夫便是米呵，米在他哪沒處尋。奴家便是糠呵，怎地把糠來救得人飢餓？好似兒夫出去，怎地叫奴供養得公婆甘旨！……漫把糠來比，這糠尙有人喫，奴的骨頭知他埋在哪處！

除了這種明喻外，還有隱喻借喻，她們與正文的關係更其密切，所構成的句子更美。看下面的例子，便可瞭然：

嗟怨之水，特結憤泉。感哀之雲，每含悲氣。

岸上另有幾株不知名的老樹，光光的立着；在月光裏照起來，却又儼然是精神矍鑠的老人。
 舊恨春江流不盡，新恨雲山千疊。

這種不用譬喻詞明白地表出兩者的關係；僅把兩者的關係隱在文字中。就是把句中的本體與喻體合而為一。至於借喻則借喻體作主體，把譬喻作正文的代表。如：「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以不可雕的朽木和不可圻的糞土之牆喻宰子，戒以不知勤學，將成廢材。這種構句法，如用得不好，容易招讀者和聽者的誤會，初學寫作的人們不可不注意。茲再舉例說明：

有許多朋友們，以為我應該找一個志同道合的人來做終身的伴侶。我豈不願如此？但是，洛綺思，天上的白鵝是輕易不到人間來的！（天上白鵝喻洛綺思，表示像她那樣志趣遠大的女子，不是凡人所能希望成為配偶的。）

縵成白雪染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白雲喻絲，黃雲喻麥。）

我覺得立在大荒野的邊界，到處都是飛沙。（大荒野喻濁世，飛沙喻惡俗。）

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喻兄弟相殘。）

上面三級譬喻，都是豐富詞句的意義，在根本的原則上可以說沒有什麼分別，不過每進一級，形式就越簡短，譬喻的客體就越昇到主位，從形式與內容上看來，都不免有些不同的地方。所以牠實際的用處也不免有些差別。大概感情激昂時，都是採用形式簡短，喻體占主位的隱喻或借喻。

三、形態改變的美

美的詞句的表現，除修整內容外，有時可以改變牠的形態，換句話說，就是將無情物表為人類之有情物，或將有情物的人類變作無情物，甚至將原觀念誇張過於客觀的事實，使描寫的事物更足以引起讀者的注意和興味。詩人玉屑卷九載楊萬里論比擬說：「白樂天女道士詩云：『姑山半峯雪，瑤水一枝蓮，』此以花比美婦人也；東坡海棠詩云：『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此以美婦人比花也。」

在描寫抒情的語文中，常常把無情物比為人類。如：

一張小小的紅葉兒，聽了狡猾的西風勸告，私下離開母枝。

水是怎樣的開心呵，她將那可憐的失路的小紅葉兒，推推擠擠的推到一個漩渦裏，使他滴滴溜溜的打圓轉兒；那葉向前不得，向後不得，急得幾乎哭出來；水笑嘻嘻的將手一鬆，他方一溜烟兒逃走了。

第一例是加表情的形容詞於無情物之上，使表出人類的性態。第二例是將無情物看作文人類，使表出與人類同樣的動作。都可以增加讀者興趣，給讀者的印象更外的深刻。更有將無情物看作文人類，使表出與人類同樣的言語。我們可以梭羅訶夫的平等為例：

大魚追住一條小魚，想把他吞下去。

小魚叫道：「這是不公平的。爲也是要生存的。一切人類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

大魚道：「有麼？我不願意辯論我們是不是平等。但是如果你不願我吃了你，那末如果能夠，請你把我吞下去——吞了我，不要害怕，我並不煽惑你。」

小魚張開嘴，衝來衝去，想把大魚吞了下去。到了後來，嘆口氣說道：「你勝了，吞了我吧！」

這樣的例子在童話中最多，現在當然不能再引。至於擬物，則不像擬人那樣的常用。用也是部分的。茲舉數例如下：

憑杆呵，嬌滴滴擊露山茶；淡粧呵，圓纒纒帶雨梨花。

桃臉兒通紅，櫻唇兒青紫，玉筍纖纖不住撻。

願爲雙黃鸝，高飛遠故鄉。

雄兔脚撲地，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

這兩種構句法，都是發生在情感飽照，物我交融的時候。不過兩者擬比的分量略有差異罷了。

說到誇張，則常作者描寫時，情緒十分高漲，重在主觀情意的暢發，不重在客觀事實的記錄。故說一武士以「力拔山兮氣蓋世」來誇張武士的精神。爲便於說明起見，可分兩方面來講：（一）將事物盡量向高、大、長、多以及強等數量上和性狀上的伸張。如：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

明日一早定要回家去了。雖然住了兩三天，日子却不多，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沒吃過的，沒聽過的，都經驗了。

臨淄之塗，車擊轂；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

（二）將事物盡量向低、小、短、少以及弱等數量上和性狀上斂縮。却與前種相反。

如：

就這一眼，滿園子裏便鴉雀無聲，比皇帝出來還要肅靜得多呢。連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聽得見響。

周幹黎民，雖有子道。

請字兒未曾出聲，去字兒連忙答應，早飛去，鶯鶯跟前，姐姐呼之，諸語連聲。

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

這種構句法，在文章裏雖用得極多極普遍，但使用時要有相當的限制。就是在主觀方面須出於情意之自然的流露，不可故意造作；客觀方面須使人知為詞句的誇張，不可誤信事實。初學寫作的人們尤其要注意。

四、形式設計的美

前面從內容上談構句的美，現在從形式上講構句的美；就是把句子佈置得優美有趣，使內容表達更生動有力。方法有對偶，錯綜，映襯，抑揚等。茲分述於後：

對偶 這是利用美學上均齊的原則而構成的優美的句法。牠的特性，是以字數相等句法相似的兩句成雙作對的排列着，我們看下面的例子就可知道了。

白髮無情停老境，青燈有味似兒時。

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

梅雨暝暝，聽我窺窺。

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

還有與這種對偶的句法相似，用排比的形式，將同範圍，同性質的事物表達出來的句子，也是構句的美的一種。譬如：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伺候着河上的風光，這春來一天有一天的消息：關心石上的苔痕，關心敗草裏的鮮花，關心這水流的緩急，關心水草的滋長，關心天上的雲霞，關心新來的鳥語。」

這一類句子，用得好可以助壯文勢，予讀者以深刻的注意，但如用得過濫，易犯繁衍的毛病。

錯綜 文章的美，貴均齊，同時也貴變化，所謂「多樣統一」是也。如果全篇文章純以同音數，同形式的詞句出之，讀起來音節固然和諧，而句法却嫌單調，平板，文章的氣勢，便不能流暢。所以必須於均齊之中，稍稍變動或增減其詞句，使形成一種錯綜的美。例如：

仁有數，義有長短大小。

自然，山上政治家的狐狸，藝術家的小貓，醫師的語言學家，鳥的社會學家，天文學家的鼻博士，高強固然高強，但比起人類的哥兒們來，到底趕不上。

我憎恨他的白屋，他的車夫，他的衛兵，以至於他的馬。我憎恨他的金邊眼鏡，他的尖銳的雙眼，他的深陷的兩頰，他的身材，他的懶惰的生活，以至他的清潔而吃得好的兒女們。我憎恨他的自私的保護，及他的對於我們的情惡。我憎恨他。

那些老婆子們都老夭拔地，伏侍了一天，也該叫他們歇歇；小丫頭們也伏侍了一天，這會子還不叫他們歇歇。

考慮？

上列四例，都是以錯綜的形式來構成詞句的優美。例一是將句中的詞面稍為變動，使前後句互生差異。「長短大小」所指的也就是「數」，只爲了免去重複，並表出一種錯綜的美，才改「數」爲「長短大小」的。例二是交錯語次，將語句的順序前後變動，使說話句調各不相同。例三中各句本可用同一音數構成，今乃伸縮文身，用長短句交相錯雜，使語文發生變化。例四則變化句法，以詢問與直敘句交互錯用。這幾種方法還可連續使用，則同中有異，單調，平板等病便自消滅了。

映襯 我們有時可以把兩件相反的事物並敘在一起，使他們相映相襯，而所說的一方面分外鮮明。例如：

我們到那裏出兵，只消幾天沒有水吃，便活活的要渴死了。

好聰明的糊塗法子！你們兩個之間還用得着這種過節嗎？

「活活要渴死」一句中所謂「活活的」便是「要渴死」以前的觀點所有的景象。「好聰明的糊塗法子」的「好聰明」便是相反的觀念，正意是「好糊塗」。這種反襯的語句，使讀者更鮮明的理解所要表達的意思。還有一種對襯的方式如：

直如建，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吃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吃腥牛彼此相恨。

這樣並敘兩件相反的事物，把所說的兩方面表現得極其醒目。也是構句的美的一種條

件。

抑揚 要聳動讀者和聽者的觀聽，可以把同一的事物用抑揚的語句來表達，使他們轉過注意點的修詞法。例如：

李君的文章寫得雖不甚優美，而見解却高人一等。

江先生學問既好，辦事也能幹，可惜身體太弱，不能担任繁劇的事務。

構這類的句子，如重在揚，則以先抑後揚的布置法出之；若重在抑，當以先揚後抑的布置法出之。

他如反覆的語言，倒裝的詞句，也有相當的美，牠們形式想大家都知道，故不贅述。

五、音調和諧的美

爲完成構句的美的條件，最後還須注意於言語文字自然的音節，使寫成的文章，讀去既覺抑揚緩急合於自然的口調，聽來又適於一般的聽覺。中國文字是一字一音，音數卽爲字數。字有平仄，音有抑揚。若音調不和諧，語句決不能適于口而順于耳。如：「後牖有新柳」，「偏眠船弦邊」，「西溪鷄齊啼」等句讀起來是何等不自然。這是犯了全句用平聲或仄聲的原故。我們若讀了東坡的吃口詩「江干高居堅關局，健耕窮稼角掛經；孤航繫舸菰菱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客各箕踞，擊劍賡歌幾舉觥。荆筴供膾愧攪聒，乾鍋更煮甘瓜羹。」更可知音調和諧的重要。所以名吃口詩者，卽表示不合自然音調的意思。又

如：「哥哥弟弟同遊戲，哥哥手巾好做旗，弟弟竹竿當馬騎。跑到東，跑到西；跳得高，跳得低。妹妹旁邊看，拍手笑嘻嘻。」全文各句以同韻字收音，前面三句「戲」「旗」「騎」連用，中間別無變化，讀去不如後幾句的音節自然。假如把前三句改成一「哥哥弟弟同遊戲，弟弟竹竿當馬，哥哥手巾好做旗。」則全文音節就和諧了。

有時爲求音節自然，可以增減音數或使用複音詞，以緩和語勢，調和音節。如：

我不忍離中國「而」去，更不忍在這大時代中放棄每人應做的工作「而」去。

人有什麼不能滿足的欲望，曠無意地投影於儀式或神話「之」上，正如表示在夢中一般。

恨到歸時「方始」休。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

第一第二兩例中，「而」與「之」都是純然無意義可講的虛詞，用來專爲緩和語勢。不過遇到句子裏須多加一個音數時，也不一定用「而」「之」這類虛詞，只須把單音詞換用一個複音詞。三、四例中的「方始」「溶溶」「淡淡」複音詞，用的最爲妥當。因爲既與思想表答無妨礙，同時又足以調和音節，造成一個和諧的句子。

在必要時還可以合併兩個短句而成較長的句子。只要無妨于意義和語法。如：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澆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最後一句「聖人作而萬物覩」，實合「聖人作」與「萬物覩」兩個短句而成的。所以要如此

爲的是一連好幾個短句之後，若沒有一個較長的句子作結，音節雖合，文氣未免過促了。

六、結語

以上簡單地把「構句的美」的條件，方法等略述一點，給初學寫作的青年做個參考。希望大家除本着這個原則求辭句優美外，還要多讀好的作品，多從宇宙間觀察實際的事物，然後寫作才能有優美的詞句。因爲多讀，會使我們明白人家作品的妙處，在什麼地方；多觀察，是使我們寫作新靈活潑能夠關切現實的好法。換句話說，寫作的修練，在修詞之前必須要有充分的內容上的種種準備。這種準備，要如吳曾祺所謂「儲才之法，可儲之於平日，而不能取之於臨時。」（見涵芬樓文談）有了充分修養，內容自然豐富；觀察正確，詞句自然優美了。

所以我們寫作，首先要要求內容本身上的明確；其次要求表出方式上的明確；其次要求表出方式上的明確。內容本身如不十分明確，詞句自然含混，不敢斷言。即使斷言，也是似是而非，別人無從領悟。更談不到詞句優美，予人以深切的理解和印象了。寫作的青年們，對於遣詞造句，不要故意造作，但須留心處理，以求詞句的優美吧。

心與力

李守章

——

舜這一年上所走的流年有個名目，叫做「首仰足開」運，他算倒楣到極頂了。

他近幾年學會了做買賣，原算是走了紅運的。他已經通識了由山西往河南去的屈折水路，每到六七月水旺的時節，便拖了些粗大的木材和一些蒲坂出產的零星，向衛地出發。一路上的木筏生活倒也自由自在。他曾用現成的木料製些傢具，又會把河邊的蒲葦採來鋪在筏子上晾乾，編一些箕籃籠之類，沿着河邊的大埠去賣，也就把一路上打尖的費用湊上了。一到了衛地，那兒的秋收已完，正是富裕的人家籌畫蓋屋子的時節，他的木材立刻就利市十倍，滿載而歸了。也只有帶回來一些珍貴的貝殼，一個個經他的老弟看過，經他瞎爹摸過，才能讓他在家裏住上三五個月。他不回家是不行的；因為他知道要做一個大人物，非先從家裏處出一點好名聲來不可。他的娘是後娘，而老子和後娘所生的弟弟偏又是糊塗蛋，光知欺壓他；他的忍受虐待很快地便得着鄰里鄉黨的同情。事實上，他已經在後娘的打罵之下修鍊了二十多年，他「大孝」的聲名早傳播了出去，在十幾歲上被鄉下人看

做「洋學生」的他，到二十歲上就被尊爲「舜夫子」了。

他這年三十歲。可是在一家人的心目中，他一點長進都沒有。偏今年衝地大旱，那兒一切人家的用度都縮減了，更說不上蓋房子，他這次便算白走了一趟，赤手空拳地回到家來。這一下他日子真難過了，不僅後娘滿嘴流的毒罵沒有離開過他的耳朵，瞎老兒的問路棍也沒有離開過他的頭頂；他那老弟甚至在廚房裏磨刀的時候，也總是「殺呀！」「殺呀！」的恫嚇着他。

他憧憬着選舉孝廉的光耀，低頭賠笑臉的忍受了一切。他想，現在只有加倍出力的鋤地能夠討好；而這時候大部份的地已種上了麥子，做活的地處偏又很少。他再做工藝品也不行了，他一家人已討厭了這買賣，根本就不給他材料。

全家的幹活一清閒，他只好等着「苦頭」吃了。

他真算倒楣到了極頂。

二

剛巧還有塊待耕的地，約酌二十畝的樣兒，舜自告奮勇地去耕作。

說起耕作來，舜是大大地不如他的弟弟象了。他自小兒吃打吃罵，體質本來就不比他弟弟壯實。再加有一次爲了逃打，溜到城裏去，因爲在人前哭訴了後娘的酷待，倒被一個好心的閩官兒留在公館裏伴少爺，受了好幾年的義務教育。後來他懂得了「忠」「孝」和「學優

則仕」的道理，立志要回去做個「孝子」——他拚上個打死便回到家裏去了。回去以後，他那文弱的「洋學生」的派頭，更惱怒了他的一家，便第二次逃出去做了小買賣，這才算賺了些錢買回了他瞎爹的心。因此，他的頭腦發達了，他的體力却大見衰退。

幾天來形勢就很嚴重，他去犁地又不敢討牲口，這一天他使盡了吃奶的力氣，犁到太陽快落，只犁了二畝地。他正躊躇着不敢回家，象老二偏又來檢驗他的工作，他只把眼睛將舜犁過的地掃視了一下，便冷笑着趕回家做報告去了，給舜留下了一片無限的恐懼。

他全身的汗逼乾了，只覺得遍體發冷，手脚都已麻痺的動彈不得。蒼茫的暮色給他帶來了頹喪的意緒，他體會了「絕路臨頭」的感覺，他把兩手盤在犁柄上，叫着「老天爺爺」號啕起來，章哭得一個天昏地黑！……

可是，這一場大哭竟把他的運氣哭轉過來了——他轉了「頭見足發」運，「利見大人」了。

這時候，太陽雖沉進了黃河的邊底，牠還留着一抹紅霞，這霞光依稀地反射到東面雷首山的樹林裏，從那樹林下側山坡上的夾道中間，忽然奔下了一批疾馳的馬隊，馬蹄聲由遠而近，使舜驚奇得停止了哭泣。同時，那馬隊領隊的官員臨近了舜，發現了這是曠野中唯一的可以問路的人，便全隊停下。那馬隊的後面還簇擁着一輛花車，跟着許多的輜重車——車上有牛羊的鳴聲。

「借問——這兒臨近有一位叫舜的舜大人嗎？他是一位「大孝」，一位「聖賢」……聽說他的父親是個很壞的瞎老公，他的弟弟也是個惡毒的傢伙……」

舜給呆住了。但略一思索之後，不由他全身的毛孔都開了花；他鎮定了一下，便拿出了他受義務教育時代的「應對」的本領來，恭恭敬敬地欠着身子答道：

「大孝，聖賢，野人怎敢當這樣的稱謂？！不敢……不敢……要問誰叫舜的話，在下便是。……不過，家嚴雖一目失明，但他却是大慈之人；舍弟年事雖輕，倒也孝悌雙全……那些話……恐怕是傳聞失實……」他這樣說着，但另一種不知趣的思想，却無理地闖進了他的心靈，他好像自己說着似的想着：「瞎老公、小雜種，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們的惡德了！」不過這些話是不會蹦出來的。

由於舜的執敬和應對，這位官員相信在草野之中，只有舜才能這樣，他認定這是舜無疑了，他立刻大聲地告訴了他的侍從，大家慌忙從馬上翻下來，一齊跪在地上，竟同聲喊起「舜大人千歲！」來。

這一下可太出了舜的意外，他剛驚慌地也跪了下來，那官員便命令燃起火炬，讀起大唐皇帝的詔書來了：

「奉天承運大唐皇帝堯，詔爾舜，曰：朕踐位久，信飭百官，衆功皆興，因思賢輔，以順其事。以命四嶽，嶽讓爾舜，曰：有矜在民間，盲者子，父頑母譴弟傲，能和以孝，

悉悉治，不至姦。朕亦偶聞，試以朕二女降於爾，以觀爾內；使九男與處，以觀爾外。錫爾絲帛牛羊，贍爾家。其明爾俊德，無違朕心！欽此——」

當舜仰起頭來山呼萬歲的時候，他瞥見了滿天璀璨的星星，他真覺得在一個妖幻的夢裏。然而他也並不過分懷疑，他好像對這種遭遇非常熟悉似的；他終於不明白的，是怎麼又來了個「二女」？那位官員又發話了，

「皇帝陛下的密旨，是不叫老千歲知道是兩位公主下嫁給千歲，也別要驚動了鄰舍；今晚在這兒碰着千歲爺極巧，到了貴邸，就說朝廷裏有位退職官兒的小姐好啦。現在，我想可以請千歲爺靠近鑾輿，和兩位公主見面談談！」

舜的心房急疾地跳起來了，不過他是極理智的，他想這件事不是兒戲，他怎樣能屈兩位公主在這虎狼似的家庭裏受罪，他只好一方面向前跪下，一方面說「理當叩見兩位公主！」那位官員早已把車轡揭開了，舜雖然滿心想向鑾輿裏偷看一眼，然而始終不敢抬頭平視，他吃吃地說：

「皇帝陛下下嫁兩位公主旨意，罪臣萬死不敢承命。莫說草舍寒微，就是罪臣一家和睦，又怎敢屈兩位公主為妻作媳；罪臣情願送駕還都，請皇帝陛下收回成命！」

兩位公主倒是借着火炬的光亮，深深地把那俯伏在地上的舜看了一眼，回頭兩個人相對抿嘴一笑，低頭了半晌，便喊那官員在耳邊吩咐了幾句話，那官員便傳旨說：

「兩位公主已懂得了千歲的意思。因為這是聖旨，如果違背了，大家都無生理！至於千歲寶邸上無論好處不好處，兩位公主只知三從，一切從禮上做去，也絕不敢丟萬歲爺爺的家風！」

實際上，兩位公主已經傷心了一路。她們不明白她的父親為什麼要把她們送得那麼遠，而且偏要送進一個公婆叔子都難對付的家庭裏，給那個專受後娘欺壓的傻農夫去做妻子。她們同時也揣測到那個傻頭傻腦的鄉下人，還不知長的一個什麼樣兒。意外地，在這兒還沒進了家門，倒先碰到丈夫了。她們一聽到他的應對，便知道他是一個有主意的人，一點也不傻；看樣兒穿著雖襤褸些，可是他那付氣派，倒是走慣了江湖的，並且有些小政客的味道兒。她倆都中了意，心裏默許他有未可限量的前途，要比較起她倆的哥哥丹朱來，似乎還強得多；因此，她倆把一路上耽愁悵恨的心思都丟到腦後了。

舜也知道這事的無可挽回；他對天降的洪福豔遇，也不再謙讓了。他和那官員計議妥當，那官員叫侍從讓了他一匹馬，他騎上去引着路，向隱隱有燈光的莊兒上走去，他的心房跳得厲害，又是高興，又是耽愁。

到家倒出乎意外的順利，第一是瞎老兒給這大隊人馬嚇軟了，老夫妻倆又貪得這些絲綿牛羊，高興的了不得。尤其是象老二，一看見這兩位紅紅綠綠的花小姐，他幾曾見過？他真以為這是天仙下凡；滿身的筋骨早就酥軟了。他更慫恿他老子娘非留下這一對仙女不

子，可！他想，那位舜戮子——他恨透了鄰舍恭維他老哥叫「夫子」，他便給了他老哥這個綽號——精神不濟，恐怕消受不了這兩位美人，早晚還不是他口裏的糧食？……

那位官員留下了兩位公主和九個男人，第二天便回京報命去了。

三

從此以後，舜已經不遭打罵了。這固然是因為有了兒媳，兒子便顯得是大人了；而且老頭兒亦未嘗不盼孫子。可是最大的原因，還是爲了那個不知趣的閹官兒送來了女人以外，還有九個男人，這好像是特意來替兒子保鏢的，老頭兒着實有些害怕。象老二也不同了，不知怎麼看了兩位嫂子以後，漸漸變得文雅起來——雖然他覺得那位戮子老哥在老婆面前總是打躬作揖，斯斯文文得又酸又麻；如果兩位嫂子變成自己的老婆，他對她倆必定顯得親親熱熱，兩位嫂子也一定更能中意，不致於像現在那麼沉悶了——他也不肯在表面上再欺負老哥，使兩位嫂子看得心疼。

可是，他父子倆對舜的仇視，却比過去更增加了。他倆倒還是自己下力，而舜反倒是指手畫腳，在那兒指揮的時候多，他指揮着那九個男人，那九個男人有時候反倒支使起他們父子倆來了。他父子倆恨這些狗仗人勢的傢伙，咬牙切齒暗罵那賠女兒的狗官，也就更毒恨舜，舜的孝弟都成了堆積在他們心裏的炸藥。而且這瞎老兒雖有點「頑」，他倒也有他的計算，他現在看出了，媳婦來雖增了牛羊人丁，不過表面上熱鬧罷了，實在大家所倚靠

的，還是他老人家原有的「地」；這些地他原想多分給象，而舜反倒漸漸成了一家的重要人物了。

他的偏愛小兒子也自有道理。象體格壯健，來得坦率，各方面都有些像黠叟的父親橋牛。瞎老兒也確是孝子，他幾乎一開口就要提起「牛老爺」，他常常撫摩着象的肩背說：「你真是牛老爺家的好種！」

反之，鄰舍家爲了替舜抱不平，說上幾句關於舜的好話，老頭兒便馬上氣起來。申辯說：「天下沒有不愛兒子的老子！牛老爺的子孫總該使力氣過日子。那小子却只會使小心眼兒！」

老頭兒目下更多了一樁心事，他看見舜成了家，很想馬上替象也找一房家小，可是象不肯答應。象見了兩位嫂子以後，知道在幾百里之內，怎麼也不會再有這樣漂亮的女人！他被父親逼緊了的時候，只好坦率地說出了自己的心思。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中，他父子倆的心意都走上一條路——便是想把舜害死，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在老頭兒特別生氣的時候，這種動機就顯得更急切。

到了第二年秋收剛登的時候，有一個午後，那九個男人和其他的長短工都在田裏繼續收割谷子，已經登場的谷子也早堆成了一個大廩。（鄉下人是不會有高大的房子做倉廩的。）這時際天氣還很悶熱，烈日當空，可是四邊的秋雲却已經堆上來。爲了防備急雨打壞了谷

象正戴着一個箬帽爬在廩上，用了麥秸鋪在谷子的頂面，再用石灰和泥塗滑了，塗成一個圓錐形；舜在下面的梯子旁邊接送灰泥。

猛然間，象忽然計上心來，他脫下了箬帽，從架在廩邊的梯子上走下來了。他吩咐舜上去替他一些時，他趕回屋子裏去。這時家裏僅有瞎老兒夫婦，兩位嫂子往地裏送水去了。

象回去對他的父親說：「才好笑哩。我塗廩塗了差不多了，叫馱子上去替一替，馱子在廩上兩脚直抖，我看快要摔下來了。」

這是瞎老兒最忌恨的懼怯，他習慣地罵了：「今天非治死他不可。」

「今天真可以治死他了。」象附着他父親說明了方法。瞎老兒毫不思索地取了火種，走到廩下來。

廩頂是看不見廩下的情形的，瞎老兒竟繞着廩的四周點着了火，等火光衝上去的時候，象從旁邊撤掉了梯子。父子倆就一溜烟跑到家裏去，準備着燒死了舜以後再出來救火。

急忙之間，舜發覺了火光，他的兩腿真的發戰起來。梯子既抽掉，麥秸塗了泥的只有半邊，另半邊已着了火，火舌很快地舔上了他的衣服；他這時候不得不從近兩丈高的廩上跳下去了。剛巧他手邊有象丟下的一個箬帽，自己也把戴的箬帽摘下來，一手夾一個，而這兩個箬帽也都着了火，「說時遲，那時快，」他夾着兩個箬帽往下一跳，原拚一個摔死的；可是那箬帽凌着風，加上箬帽上的火力，竟像兩隻翅膀似的，他輕飄飄地飛下來了，

並且站穩在地面上。

他隨手摔脫了帶火的箬帽，略一鎮定，撲滅了衣服上的火苗，除去兩手上有燙傷的地方，他竟是十分安全地逃脫了這場災難。

事後象對他兩位嫂嫂說：『爸爸瞎了眼真不是好事兒，他坐在廩下吃了一袋烟，磕下的烟灰竟惹了這一場大禍。』

四

舜的另一場災難是這樣的：

兩個月後，他們計劃在莊子東面的菜園角上掏一口井，被派去工作的又是他兄弟倆。起初又是象先動手。因為象有種自信，他什麼事兒全都比他老哥強，他老哥在這些地方自然只得讓他。象幹活幹累了以後，再叫舜下井去替他，他走上去監視着。舜掏了好多時，工程委實進行得太慢，那種斯斯文文的樣兒，也着實把象的肝火引了上來，象又回去和瞎爹商議定奪了，而這次害舜的機會比上次更好。

象回到井邊，一聲不響，把架在井底的梯子又抽了上來，搬了一塊大石頭就往井底一沉，也不管裏面有沒有叫喊，一筐土便刷拉刷拉地倒了下去，緊接着又是一筐，而這時候瞎老兒剛巧也運到兩筐土，一下子都倒下去了。

象往下一看，井底填滿了，而且一點聲息也沒有。他父親扶着他的肩膀問他『完了沒

有？」，他答說這次有九分九了。

於是父子倆在井邊就開起了分贓會議，結果：象雖是大功臣，可是他却十分慷慨，對於舜的「遺產」，他除掉要了他比舜更能使用的干戈瑠弓，比舜彈得更好的那張瑤琴，一切的動產不動產都歸之於父母了。至於兩位美麗的嫂嫂，這是他自己「當仁不讓」的了。

他和瞎老兒回到家裏，便趕回自己的寢室，將房間佈置得煥然一新，準備接兩位嫂嫂來同住。他想，這不但是自己的幸福，兩位嫂嫂也該多麼的歡喜呀！

收拾了好久好久，他才懷着滿腔的又是慚愧又是熱烈的心情，向舜的寢室裏走去。走近房門口，房門虛掩着，裏邊透出了一縷的琴音。他歡喜地自語着：「不知是那一位嫂嫂，也彈得一手好琴呀。」

心房急跳着，硬着頭皮把房門推開了的時候，娥皇女英是分坐在牀的兩側，而坐在牀上彈琴的竟是那位「舜夫子」。

這真把象嚇得不輕，他幾乎疑心是「魃子」顯魂了。而舜也就立刻推開了琴，下牀來笑嘻嘻的招呼他的老弟，兩位嫂嫂也站起了，大家悠閒得好像沒曾發生過什麼事似的。

象紅了臉，尤其當嫂子面前，更忸怩得厲害，他瞪着眼，半天才怔出了幾句話：

「天氣有點冷了，出去玩不合適，坐在屋裏又悶；我想找哥哥閒聊聊，談談天……」
他被歡迎了。但談得幾句，終究不大自然；他又借故退出了。……

原來在那時候，舜正爬在井底邊掏土，覺着身邊的梯子往上一抽，他知道又發生了變故，無可奈何，也只得閉着眼爬在下面等死了。可是在他頂上的那部份井圈沒有掏得平，有幾塊夾土的石板凸出來了一點，而投下的石塊又太長，便架在這凸出的石板上面。舜的背剛巧和石塊平行着，距離着還有一二寸寬，他等待那些土蓋完了以後，雖然有些窒悶，也還勉強能透點氣。他手裏原有一把握土的鐵銑，他便慢慢地向旁上方掘開去，掘一步掏一步泥，再爬上一步；幸而井底本就不深，再加上他拚命的掘，竟透出了天日。他爬出來的時候，身上已和泥鰍一樣了。

五

從這兩件事向後，「舜夫子」的大名便越揚越遠了。

一個鄰舍說：「那天瞎老兒放火的時候，我親眼看見夫子爺肘下突出了兩個火紅的鳳凰翅，他是飛了下來了。」

一個鄰舍說：「夫子爺那天穿的衣服叫做「鳥工衣」，這是因為他的兩位太太原是天下下凡，知道他那天有災難，硬叫他穿了上廩的。這「鳥工衣」是遇火不燃，遇水不沉，刀槍不入的。」

一個鄰舍說：「怎麼不是！沒有他那樣大命，天女怎肯下嫁於他？！他那天埋在井底裏出來的時候，我親眼看見井邊冒了一個神龍的頭，慢慢地，龍身上的龍鱗，龍爪，都看

見了。過了好久，他才變還了舜夫子的樣兒。我看，他才是真命天子罷。」

這些話慢慢地傳到帝堯的耳朵裏去，又加上了許多風傳，如舜已經被幾百方里以內的百姓擁戴爲帝的話等等，使堯大大地吃了一驚。堯原是爲了兒子丹朱的聲名不大好，想替他物色個好妹妹婿扶持他，不想這事翻成了弄巧成拙。

在沒法之中，爲了便於監視起見，舜便奉召入京了。

朝廷的大臣個個很高興，他們籌備了空前的歡迎大會，一方面慶幸着兩位公主變駕還都，再一方面大家都想看看這龍頭鳳翼的大舜，究竟是個啥樣兒？

舜終竟是舜。

他到京不過三年，因爲做事的幹練，謀劃的深遠，尤其因爲能耐人的過失而始終待人和藹不變，得了上上下下一致的擁護。堯到這時候才後悔不迭，看了大勢所趨，不如識相些索性請他來總理大政；而自己告老了。但他的內心裏，毒恨舜超過了一切。

舜知道這，因此過了幾年，便請帝堯到平陽去養老，他自己正式即位了。有人說，舜爲了帝堯讓位之後口出怨言，便把這老頭兒祕密地幽囚到另一個地方去——後來那地方就叫做「囚堯」城。

舜登了大寶之後，一想起瞎老兒和小雜種，他心裏就覺得好笑。他之所以有了現在的得志，追根究底，不得不歸功於他們。他於是朝拜了瞽叟，把弟弟象封到有庠去。全天下都知道舜是大聖人，而瞽叟和象是兩個欺壓舜的大壞蛋，因之愈加佩服帝舜的寬洪大量了。

有一天，正是天下承平無事的當兒，初夏的景色誘導着他，使他大發了遊興。他便帶了兩位親信的大臣，微服出遊。

出了都門，正迎着一條浩浩蕩蕩的大河，他們從大河的長橋上邁步過去，又經過了幾條隄岸，於是面前擺着一片大平原，麥子都漸漸黃了。平原的左近，疎疎落落地點綴着幾個小莊兒，綠樹掩映，極其秀麗。

一陣南風溫煦地撲了過來，麥浪播出的清香和田廬上棗花的濃郁，一直攢進了舜的鼻孔，舜的心機一動，便憬然地想起舊日的田園意味來。他這時精神上真舒泰到了極頂，他覺到不用自己去耕地而奄有天下財富的快樂，他已經不使氣力，眼前也沒有欺壓他的瞎老兒和小雜種。他的詩趣蓬蓬勃勃地發生了，但回頭一想，依他自己的地位，應該『一言出而爲無窮則』，因而他的詩便這樣地唱出來了：

『南風之薰兮！

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風之時兮！

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兩位大臣看他遊樂時也不忘民情，便恭維起他的盛德來，他只微笑着，他有超過這歡喜以上的歡喜……

他們留戀了好久，到游倦歸來的時候，又經過那條大河上面的長橋。舜在橋上駐了足，看那大河的波浪被晚風激起，真是奔騰澎湃，洶湧萬狀。不知道怎麼，他由這狂風激浪，猛然想起了過去幾年間曾經作祟的大水災，因而由大水災又想起了一個人來。

這個人的想起，使他萬分地不快！

這時候，落日漲紅了面孔，已經搖搖地快要墜入那模糊的晚烟中去了。……

一九三六年除夕，寫於歷下。

編後記

新近在中華書局出版的說寫做的作者予且先生，在百忙中替我們寫了篇訓育主任。予且先生的作品全是潑刺跳動的，從情節的展開上，緊緊的把握着讀者：這本話劇也不缺少這種好處。說寫做是一本給中學生談「怎樣」談話、演說、辯論、演戲、寫劇本的書，也是作者「担任演說會和戲劇研究會的指導員，自己編了不少劇本，做了不少次的導演」（廖茂如先生序中語）的經驗之談。我們不單想介紹給讀者這一本話劇，還想介紹這一本談「怎樣演戲」，「怎樣寫劇本」的書。以嶄新的姿態出現的錄，作為初中的課外讀物，照圓圓的意思，正如死魂靈適合於高中一樣。所以他分別作了兩回鑑賞輔導，這對於一個剛伸手接觸那兩本書的一定會有些用處。中學生為什麼喜歡寫新詩，不僅分析出一般的原因，並且指明了一種誤解的根原。我在技術第一裏曾指斥那些貧乏的教材，這一回我們可具體的看到一樁它們的罪案了。爲了同這篇評論取得連繫，第一回的「習作展覽」，我們選拔了三首「中學生」的「新詩」，並各附刊接語，試着說明它們的「好處」。這同性質的篇幅，在每個青年讀物裏幾乎全有，我們却不願只做到替作者發表，更願做的是輔導讀者了解：這或者會更有意義吧。這三篇詩的「習作」，倘拿來和那篇評論中所引的一些詩的「教材」對比一下的話，怕是不免令人感慨係之的。胡適之先生底「誤用的例外」告訴我們國語文法裏有些渺小的字還很待研究。水滸傳的自然風景描寫和構句的美都值得細讀。前者像它的上半篇一樣，憑着把精細的發見提示出來，例如「天色晚來」和「天色晚了」的時間性的區別的指出，你對它能不驚喜嗎。李守章先生沈默了很多年，這次爲我們重新拾起筆來，是很可感的。心與力以深密的思想和精當的文筆給與古傳說一種新的合理的解釋。把「神話」的外衣剝脫，

給它換上「人的故事」的，舜和他的周圍的人們於是活生生的是些人性的原始的人了。新刊的創作，在這一期上增多了，讀者對此意見如何，我們很想知道。

關於「徵求訂正」，再發表一篇原稿的計劃已經被打銷。一則因為應徵的一些原稿仍不能使我們滿意，再則舊的訂正的應徵者相當的踴躍，深怕此種結果的整理不免麻煩，還是先專做「一種」研究來得好些，而且這種研究是嘗試的，方法方面待改進設計的一定很多。我們將在下期把舊的徵求訂正的結果報告出來。

下期的稿子，除了葛賢甫、載瓊兩先生的文章外，可以預告的還有：

葉聖陶先生的（題目未定），

汪觀泉先生的文法分析，

張一林先生的寒山詩敘，

李守章先生的談「歷史小品」，

樹峯的散文，

民元的詩，

石城的談選詞，

上青的作風與個性等等。

此外，我們還約定了許多位，如趙景深、陳子展、吳天石、陳光祖、倪受民、錢澤身、陳君滴、左幹臣、吳丁諱、趙家璧、王家楫諸先生，他們的文章，從下一期起大概也便可以陸續刊出。

各方面的同情與惠助，使我們在精神上、物質上都獲益不淺。尤其是一些實際的教學者從遠遠近近的地方送來的聲音，給我們增加了不少的信心與勇氣。我們不僅主觀的看出這文字技術及語文教學研究工作的需要。因此，我們有了一個理想。我們願伸出我們的手，忠誠的等待着同情的「同道」們來提攜。我們歡迎着一切肯向語文學及語文教學

貢獻他們的力量的人們。在達到一個相當的數目(說一百吧)的時候，我們打算完成一種通訊研究的組織，印發一種小的研究、通訊的專刊，暫名筆談。它的性質，將是社友姓名錄，同時也是社務報告，同時也是共同研究、互相質問的機關，同時也是社友間公開的書札。每月至少一次的印發希望能好好的做到。每一個社友，全可以隨時把他在實際教學或研究時所發見的值得探討的題目書面提供給筆談。他也可以書面的隨意參加自由的討論。每一個題目的意見書將歸那題目的提出人收集并整理，再交給下回的筆談刊出。這計劃的大概是這樣，詳細的辦法自然還待大家共同決定。請關心這個的人參看封底的啓事，並不吝指教。我們盼望筆談早日出世。

一月十日。

徵求「文章研究」論文

我們計劃收集「五四」以來雜誌報章上已經發表過的文章研究(如文法、語法、修辭法、作文法、文章論等)的論文(字數不拘)，出版「文章講座」(每約十五萬至二十萬字爲一集)，以便有相同的「嗜好」的人，免得研究時各自費力地去張羅。(第一集已在排校中，約二十萬字，定價約爲四角。)敬懇讀者諸先生賜贈或惠借，「文章講座」出版，謹酬一部至若干部，以答雅意。賜件，懇寄上海復旦大學汪馥泉收。

陳子展趙景深汪馥泉謹啓

寫作與閱讀稿約

一、本刊歡迎來稿，著譯兼收，譯稿請附原文。
二、來稿須繕寫清楚，註明姓名住址；至揭載時，可署筆名。

三、來稿揭載後酌致酬資。版權由作者保留；如本刊另爲選集，得自由收輯。

四、來稿得由編輯人增刪。不願者請聲明。

五、來稿非附貼足郵票之信封，不合用時，概不退還。

六、來稿如需附印若干，作活葉教材，可於寄稿時說明所需份數。本刊核收印工、紙價、寄費，儘先於酬資內扣除。

七、來稿暫寄揚州贊化宮平民中學校轉本社。

本刊每逢月之十五日出版一冊，每冊售價國幣一角二分。

定閱由本社委託揚州世界書局負責辦理。

半年六冊，國內連郵費實價六角。全年十二冊，實價一元二角。

凡一校（或一地數校聯合）同時躉定三十份以上者照價九折計算。躉定各戶仍分封專寄。郵票代洋，十足通用，但以一及五分票爲限。

來信務請掛號，以免遺失無法查詢。

寫作與閱讀月刊 一卷三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本刊在呈請登記中）

編輯者

江上青 顧民元
王石城 于在春

發行者

揚州平民中學校轉
寫作與閱讀社

印刷者

鎮江江邊馬路
省政府印刷局

總經售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上海雜誌公司

預定處

揚州教場街
揚州世界書局

本刊文字非經同意不得轉載

本刊歡迎

全國前進的語文教師

包括外國語教師及小學教師

來合作

手·續·

一、在本刊發表文章三篇以上或介紹定戶廿份以上；（同時釐定優待辦法見封底裏頁。）

二、並荷同意：即為本社社友。

權利義務

一、無條件按期贈閱本刊一份。

二、參加（提出題目、發抒意見）並輪值主持（經收意見書並整理報告）本社之通訊研究。

此項研究，俟社友達到百人時舉行，每月至少一次。

三、接受本社研究、通訊之專刊，筆談。

四、經常供給本刊文稿，酬資照例。

五、附印發表於本刊之文稿，一份以內，免收印工、紙價、寄費。（參看本刊稿約。）

本刊已分呈
內政部
中央黨部
請求登記